



算學錄
天

リ 6
4066
1



4066
1-3

尊華錄序

人生有性其目仁義禮智信而已人生有倫其目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而已此五性五常者天地之棟樑人生之柱
石無天地則已有天地則俱存無人生則已有人生則不滅
所謂儒道者也有伏羲而堯舜自堯舜而孔孟自孔孟而程
朱及我東先王先正所以講明而遵守之尊尚而扶植之
使政治興於上教化行於下國家有盤泰之固人民奠衽席
之安者莫非率此道也顧其間不能不有時而有屈伸廢興
蓋以四方夷狄之俗有以亂之也異端淫邪之說有以壞之
也是以儒門事業莫大乎尊中華攘夷狄衛先聖斥淫邪斯

尊華錄序

卷一

二義也實本於大易內陽外陰之道而著於春秋及孟子朱子之書以至我東 先王先正亦嘗各因所值之變張大其說而發揮之若盡誣千萬古聖賢歸之不知之科則誠無可言矣如以爲知則捨千萬古聖賢所爲之事背千萬古聖賢所爲之言而自附於夷狄滯邪之說以汨其五性五常之道者皆天地之罪人而未免於王法之誅者也當此之時一或有爲天地生民立心爲尊攘衛斥之舉者雖其人有高下言有出八不盡合於聖人之大道者固皆所謂聖人之徒而主邊之人者可與而不可毀也明矣國家自洋禍以來倒直冠履滅絕倫常以至弑 后剃髮割剝 聖廟之供而極矣何

幸天變罔墜有若干縉紳章甫之疏請復讐尊 聖者而有今三月二十日之 恩綸雖未知其上下之能實施否矣然昏夜一雷亦足以醒心目矣宋君秉稷以大老肖孫蓋嘗脚疲而舌弊庶幾底有感格 天心而 承恩批繼此 綸音於是乃與諸章甫謀所以銀板廣布則又就太學志節略其最肯繁處數十段附以 列聖綸音之關係乎尊攘衛斥之義者及近日縉紳章甫之疏名曰尊華錄俾不佞置一言於後嗚呼使吾道大明夷狄禽獸無由而至則國家之禍不至於此今已易其心而化其性矣千萬古聖賢所爲之事所爲之言皆弁髦而棄絕之獨一尊華錄何能爲力宋君之志則

誠悲矣然譬如禦賊揮劍鳴鼓於境外不若固我城池謹我
歲守之爲萬全也爲今日儒者計且莫若就聖賢成書講究
而力行之以正其心脩其身次而及於妻子兄弟朋友鄉黨
俾有以至其五性五常之道而不爲淫邪之道亦庶乎得矣
此其義有在是錄之外者諸章甫之所不可不知也遂書以
誌之 屠維大淵獻梧秋下澣月城崔益鉉序

尊華攘夷春秋之義然華不可不尊而尊之夷不可不攘而
攘之謂聖人故尊而故攘則過也夫夷之惡華猶盜憎主人
凡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序及禮樂文物節烈衣冠之盛
視之不翅背之於芒眼之於釘思必有以污穢之乃乘其妻

弱瞰其繼欲肆然而號於華曰何不毀爾之骸曩珪璋混爾
之男女上下而爲我之簡僂爲華者亦自惡其拘而斃彼之
放始趙趙而却顧卒爛熳而同歸傀儡登場一聽偃師於是
乎秦之以豕則割勢而不敢怒畜之以牛則穿鼻而以爲常
以至弑 后劊髮之變轟天殿地而曾不爲怪性既易矣習
既成美幾何不舉天下而夷之也此宋敬菴尊華錄之所以
不可不作而亦諸士友命余以首簡之意也仍念氣數之推
湯如大海風濤惡運之來聖人亦不免是故堯有九潦而湯
有七旱孔子有陳蔡之厄而顏淵止於天苟不然者春秋何
以絕筆於獲麟也今之士大夫惟當勉勉自修靜俟陽復之

期而已一部尊華錄謂可以格三苗之頑則過也悲夫諸葛武侯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吾於撤庵亦云遂書以覆之 永曆二百五十四年庚子梧秋豐山洪承運書

天地則有尊卑之序陰陽則有進退之分古昔聖王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制民生日用之事擗節而愛養之畫野分州統御萬國建立萬法尊君卑臣內華外夷父子子夫夫婦婦長長幼幼以及於朋友之倫是皆天理之藹然不待教而能之者也世遠人亡王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故孔子作春秋其義莫大乎尊中華

攘夷狄孟子作七篇之書其義莫大乎閑先聖放淫邪是皆本於大易扶陽抑陰之理而與大禹之抑洪水武王之驅猛獸同其功用矣然而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且夫管仲之問罪荆楚非王道也能言之距楊墨未必有定見也而二聖之獎與如是其重且大焉則夷狄之亂華淫邪之害正譬如篡弒之賊不待教命而誅者也垂世之訓明且嚴矣自是之後夷狄之禍日以益淫邪之害日以甚矣宋之朱夫子及我東華陽宋先生各因所遭之變而能推明春秋孟子之義以做一治之功矣至於近日洋夷之聘恠字內則又夷狄之降而爲禽獸者淫

邪之極而爲鬼域者也使聖人復起其所以肆力誅討者
不啻如此乃已愚嘗聞之師曰洋夷諸國在昧谷以西累萬
里外得天地極偏之氣而其小慧私智有異於諸夷者故其
所行之反常悖正而尤有甚焉者在天地則侮辱天地汨陳
五行雜糅鬼神衆罪俱焉在人道則滅絕彝倫瀆亂貨色衆
惡備焉其所謂學而習之者又皆工匠巫覡之事而雜取佛
家之糟粕以緣飾之耳以是而行之天下宜不見容而惟其
以兵技之害人者有蠶蠱之毒故世之爲君而不能自強者
俛首而受其制矣其以嗜欲而誘人者有狐蠱之淫故世之
爲民而不被教養者流涎而入其中矣其以才藝之敏術數

之精眩耀人耳目者又如層樓之幻境故世之稱儒而好
新尚奇者揚眉歆羨而不知倦尙何望其有斥攘之功哉其
始也投間以入抵隙以行如毒箭之入人肌膚腐爛潰決尙
有漸次及其浸淫之久也則洪流瀕洞莫之能禦其不忍言
也且中國自陸王之說盛而先聖之學付之筮籙北虜之勢
尊而先王之道委之蔓草哀此民生毀冠裂裳質質焉生且
死於腥羶之中二百餘年于茲矣其先爲之地者如是而彼
乘時而入焉則其一變而與之俱化容或無恠也惟是東方
自本朝受命典章文物悉遵華制學問門路一從洛閩蓋於
殷師舊服其所自來久矣而其在神州陸沉之日政旣謂周

禮在魯者也皇天眷命之意諒不偶然而正名討罪之責有
不可得而辭者矣肆我 正廟純廟之際實邪教潛入之始
大行顯討一時現發於譏調者不問彼我之人皆與大逆同
案剗殄滅之無遺育十行 丹綸大誥八域逮我 憲廟敬
承遺典鋤治萌孽不遺餘力俾不踵武此其功不下禹武而
並有辭於萬世矣由是觀之捨大禹武王之法而甘心於洪
水猛獸之科者抑先王之所賞者乎亦先王之所誅者乎背
春秋孟子之義而肆行於夷狄淫邪之倫者抑聖人之所獎
者乎亦聖人之所距者乎然則所誅所距不待辨而明矣國
家自開化以後冠屨倒置 君父見逼 國母遇弑滅省祀

典蔑乘王章而諸般逆變至此極矣若非撥亂反正之主宜
莫之爲而上天聰明 綸音濩發於己亥三月二十日羣生
皆樂之時凡我八域臣民孰不有少須臾無死之願哉大哉
王言堯舜之治何難之有一哉王心孔孟之道不遠而復也
則其在縉紳章甫之責豈曰少乎孟子答景丑氏曰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義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噫我 君之典學圖治如此
其勤則孰不欲講明斯道欲吾君爲堯舜之君使吾民爲堯
舜之民哉而何敢有含默不言而陷於聖人不敬之誅又况
締結往來之徒黨司察國家之動靜者何可逃於春秋誅意

之法哉宋君秉稷承家傳業尊攘衛斥素所世襲而又於蔑
貞之時踵門叫闔誠格于天而蒙此 批旨與諸士友抄錄
先王祀典禮樂文物制度與古今名儒尊攘疏章刪繁取要
集長去短共爲三冊名曰尊羣錄而一以不及乎先王先正
之大義一以發明乎先聖後賢之宗旨昭晰呈露如日中天
而欲廣印遠布上以備九重清宵之乙覽下以作八域黎庶
之申戒雖其獻芹之忱少無益於涓埃可見傳言之誦庶有
補於贊襄其誠則嘉矣其情則戚矣若宋君者真可謂不負
皇天卑付之重而仰答我 列聖朝同休戚之義亦可謂秉
物則之彛而善述我諸先生衛斥之事者也佐承晚暮無聞

根本不立足迹不出於門者十有餘年矣豈敢輿論於天下
大義顧其中常有秉彛之性得之於天而未嘗息者有時抱
春秋孟子朱宋兩夫子之書未嘗不太息長歎而因讀諸子
引義之疏不自勝其滾滾之懷者久矣諸士友以不佞涉跡
儒門徵以一言顧脩詞寡不敢以蕪拙爲辭而請先師之說
而書之曰今日天地陰陽消長之大機會也士之不幸而生
於此時者其能以守義自靖爲心者卽不問其人之高下皆
可以當上九不食之果能抗節斥邪爲心者卽不問其言之
輕重皆可以當十月野戰之龍若夫半夜一聲之雷特地噴
薄乎宇宙之間破積雲而決重陰赫然傾否回泰之象豈不

在我 聖上勉學之 綸音而亦諸君子衛斥之誠力耶嗚呼休哉知此書者其知天地之心乎 永曆後五庚子七月哉生魄海臯李佐承書

尊華錄目錄

卷之一

序

建學

文廟

學舍

享祀

聖賢位次

百十二位

從祀東賢

附疏十八位

卷之二

禮樂

文廟位板

釋奠視學

附有司釋奠

樂章

酌獻視學

王世子酌獻入學

辨祀

大財 附樂章

大醮

養老

職官

成均官殿最

訓誨

陳請

章甫

館學儒生

齋儒服色

食堂

捲堂 附空館

儒疏

進箋

儒罰

教化

崇報

造士

闢異

餼廩

供給

賜予

選舉

旌招

事實

御製

卷之三

紀蹟

明倫堂記

成侃

闕里事蹟

歷代學政祀典總叙

庚寅故事

政府草記

綸音

朝宗巖記

南宮源

迎送詞

附祝板

請復

皇廟疏

任憲晦

卷之四

斥邪

綸音

斥和疏

李恒老

疏

奇正鎮

疏

李晚遜

與嶠南疏聽書

金平默

疏

洪在鶴

疏

白樂寬

綸音

卷之五

辨改服疏

宋近洙

疏

宋秉禧

附說

柳重發

倡義檄文 宋庸奎

檄文 權世淵

檄文 盧應奎

檄告文 柳麟錫

迴通 朴魯述

駐陣錦城祭健齋金先生文 林基洛

禁府拱辭 金福漢

宣告文 禁府

特旨 丙申二月二十五日

自明疏 柳麟錫

布告天下文 郭鍾錫

復讐疏 金雲洛

疏 沈宜承

疏 蔡光默

太學疏 李秀丙

九龍問答 柳重岳

遺疏 林崑洙

六義士贊 李奎顯

三烈士傳 附追書李燮

卷之六

尊聖疏 李載崑

太學疏 李能宰 沈宜性

疏 俞致元

疏 宋秉稷

綸音

獻議樞院 附通文 八道校官 疏廳

太學通文

記

跋

尊聖錄目錄終

凡例

一中華之所以為中華以其有羣聖賢相承而尊奉聖賢在於太學太學者華之本也故論尊華之道不得不特以太學事實為冒頭也然則太學事實之獨詳焉可也奚為並及於倡義復讐之事也蓋節義之士豈徒然出乎哉實出於朝家崇學重道培養士氣之餘也今此並舉所以明夫道學節義之非兩件事也

一上述立學典常中焉採入斥和文倡義事下載尊聖疏者竊體夫始言中散末合之義也

一卷之始言建學終之以從祀東賢者所以尊其道而勸

諸後也二卷之始禮樂終御製者所以明禮樂之自上出也三卷之始言太學紀蹟終以請復皇廟疏者所以明夫大一統之義也四卷載斥邪與和而始綸音終綸音者所以明君上之宜斥羣邪而一民心也五卷載討攘之文而以辨改服爲始以六義三烈之死節爲終者所以明夫毀服毀形與否實爲華爲夷之大關而毀服毀形俱宜死不敢從之義也六卷始之以尊聖疏終之以太學防起復通文者何也欲尊聖人必先尊其道欲尊其道必先正名教欲正名教必自孝始而欲終其孝守喪爲大故以防起復終焉而警夫世之容易踰閑者

尊華錄卷之一

建學

古者有國未嘗不建學夏后氏序殷人瞽宗周日東膠又曰類官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故曰三王教化之宮名爲學至若漢之高祖起自戎馬及卽位首祀先聖令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廟而後從政所以垂統致治而基宏大之業也我東檀箕之際文獻無徵羅麗立國儒教未明或專尚武力或崇信異端學校之制蔑蔑焉無聞也洪惟國朝肇啓文明建都之初先相學址以立先聖之廟而修三代之禮以不興儒術爲出治之本制度旣備儀章弗忒逮



夫聖神繼作真儒輩出家誦鄒魯之書人傳性理之學使三綱五常之教燦然復明於世者實自國初建學始

文廟

太祖六年丁丑命立太學越明年戊寅秋七月文廟成在國都之東部崇教坊○初太祖既建都營立學度地于國都之東北隅命驪興府院君閔壽治之鳩工飭材經始於六年丁丑越明年秋始成凡爲屋大小以間計者九十六畝田以供粢盛廩生徒以應灑掃之役成宗五年甲午重修文廟築石以環之中宗元年丙寅重修文廟還奉位板復置博士官先是燕山君撤移文廟位板以成均館

爲遊宴之所草博士以下官上卽位悉加修改以復舊官又命撤瑞葱臺石治泮宮宣祖二十五年壬辰文廟火於倭亂上還自龍灣先遣禮曹判書李增率儒生哭文廟灰燼既克復神京太學生李敏善上疏請重建上可之命有司營度親臨視之賜綿布助其費仁祖四年丙寅重建文廟增修學舍大成殿南向凡二南北四楹東西五楹前堂後室東廡西向西廡東向各十祭器庫在正殿西南隅北向六碑閣在東南隅西向一神門兩向三東三門在東廡北東向三又其北有東庫三又東西各有夾門一東西北綫以墻墻各置小門守僕一在大成殿西東向

六 庖厨間六在其北樂器庫間一在其西遮帳庫間一在樂器庫南

樂生廳間三在遮帳庫南享官廳在 大成殿北廳中奉安香

祝左右有獻官房南向間十監察諸執事房東西月廊各六水

刺問間四在東月廊東正門南向間三

學舍

太祖七年戊寅建明倫堂於 文廟之北置夾室於左右而

中為堂以為師生講學之所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火於倭

亂三十九年丙午重建 英宗三十六年庚辰 上將謂

聖戶曹啓明倫堂多傾圯請以宣惠廳舍營建餘材畀本曹

修補 上許之○東西齋舍與明倫堂同時營建國初養士

二百人後以經費不足減為七十五人至 英宗朝增為一

百人著為令 成宗七年乙未 上備禮儀謁 聖左議政

韓明澮請建藏書閣 上允之 命立閣于明倫堂北既成

命名曰尊經賜內藏五經四書各一百件及諸子百家書數

萬卷令司藝學正各一員掌其出納於是館官諸生皆蹈舞

相慶後 中宗九年甲戌本閣文 上下教求言改建年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又火於倭亂至 仁祖四年丙寅重建

英宗四十八年壬辰以閣頽圯稍易其制而修改焉 成宗

二十五年甲寅大司成安琛以學宮湫隘與閭閻相混請買

取洞中民家拓其基以西泮水為限 上許之 顯宗二年

辛丑 命齋城內兩尼院用材建北學以歲歉未果四年癸卯大司成閔鼎重啓北學既未易設而兩院材瓦無所用請就太學以修齋舍之未備者 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建別堂于西洋水之上次建二小齋於西南南北相值為長貳弟子治事隸業之所於是名其堂曰丕闡取朱子所謂贊聖上丕闡大猷抑邪與正之意也其齋之處北者則以朱子嘗廢佛寺立儒宮而謂一舉兩得名曰一兩其處南者則取程子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語名曰闢入皆文正公宋時烈所命也 正宗八年甲辰以闢入齋年前遭回祿之灾而未及重修 上命於是年九月自度支改建蓋以舊甲之重回也

○正錄廳成於 太祖七年戊寅火於壬辰之亂 仁祖四年丙寅重建國家為太學創立使入直叅下官記時政之大者名曰玄丹歲于櫛中封閉出納亂後廢閣今為本館叅下免身時開坐之地及廟司差祭之所而正錄之義則不行焉
○食堂亦成於戊寅火於壬辰重建於丙寅每日朝夕擊鼓告食東西齋諸生具巾服分東西庭揖夕食乃就食堂列坐兩齋各以年長者為班首掌務官監檢饌品大司成若八洋值食堂則或巡堂監檢或坐堂共飯 正宗五年辛丑春命太學儒生由集春門入設食堂于春塘臺 上親臨視之翌年壬寅酌獻于 先聖前一日 御明倫堂引館學諸生

于東西階奏食鼓進飯饌如常儀 上所御亦一如諸生既撤 賜泮人之掌供饋者有孝大提學金鉅秀承 命記其事及七年癸卯又 親臨于春塘臺設食堂者再焉○養賢庫設置重建之歲與食堂同高麗睿宗始立養賢庫我 朝仍其名置主簿直長奉事各一員以館官兼之以掌儒生餼廩之費 英宗十九年癸亥行大射禮 命以御射諸具藏于本館戶兵曹出財力建閣以射爲六藝之一名曰六一 命藝文提學元景夏記其顛末後 上又命圖畫以入 英宗十八年壬戌 御筆賜泮儒曰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小人之私意上八字是聖訓下十二字乃嗟今

時勉來世之意也遂 命刻碑建閣

享祀

始入學者必釋奠于 先聖先師此享祀之始也古者以舜禹湯文王爲先聖以禮樂詩書之所受教爲先師儒官各以其時祭之自漢永平以後始專師孔子然獨於魯之闕里祭焉魏晉之間始祀孔子於太學唐興又並祀周公至貞觀中諸臣建議乃正 先聖先師之位自茲以逮乎宋明配備之禮馳贈之典以代寢備觀乎其修廢而徵王化之升降焉本朝文廟祀典悉遵中華崇德報功禮則然矣雖其因革損益之間不無可言而要皆詢謀咸同援據有自至若採儒臣

之議而陞宋賢於殿內倣嘉靖之制而黜諸儒之濫廁以及我東羣賢後先躋配樹之風聲以聳觀聽所以衛聖道崇正學俾士趨弗迷也於乎不有述焉其何以觀禮

聖賢位次

正位大成至聖文宣王

當中南向

姓孔名丘字仲尼魯人父叔梁

紇母顏氏

名徵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魯國大夫夫人元文宗至祿元年封啓聖王夫人

生于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誅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謚曰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為文成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為鄒國公隋文帝贈號

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尊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高宗

顯慶二年復尊為先聖乾封元年追贈太師天授元年封隆

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五年改封至聖文

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

嘉靖九年去爵謚稱至聖先師我朝仍稱大成至聖文宣

王與元制同下做此

充國復聖公

東配享第一位

姓顏名回字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

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充公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充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沂國述聖公東配享第 二位名汲字子思孔子之孫宋徽宗崇寧元

年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理宗端平二年陞配十哲咸淳

三年封沂國公陞配享元至順元年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

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郕國宗聖公西配享第 一位姓曾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少孔子

四十六歲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太極元

年贈太子太保開元八年陞配享二十七年封郕伯宋大中

祥符二年封瑕邱侯徽宗政和元年避文宣王諱改封武城

侯下政和時改封皆因避諱度宗咸淳三年封郕國公元至順元年贈郕

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鄒國亞聖公西配享第 二位姓孟名軻字子車一作子輿鄒人宋元豐六

年封鄒國公七年配享至聖元至順元年贈鄒國亞聖公明

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費公殿內東從享第 一位姓閔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唐玄

宗開元八年以十哲從祀下至魏公同二十七年封費侯宋大中

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

稱先賢閔子後七十子皆稱先賢某子

薛公東第 二位姓冉名雍字仲弓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封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下邳公咸淳三年改封薛公

黎公東第三位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封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陽公咸淳三年改封黎公

衛公東第四位姓仲名由字子路一作季路魯卞人少孔子九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封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內公咸淳三年改封衛公

魏公東第五位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唐貞觀

二十一年從祀開元二十七年封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

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道國公東第六位姓周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宋道州人宋寧宗

嘉定十三年謚曰元公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文廟

元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

我朝則陞宋六賢於殿內而嘉靖之制自左丘明以下漢唐諸賢并櫛外儒某子

洛國公東第七位姓程名頤字正叔號伊川宋河南人宋嘉定二

十三年謚正公淳祐元年從祀封伊陽伯元至順元年封洛

國公

鄆伯東第八位姓張名載字子厚宋鄆縣人宋嘉定十三年謚明

公淳祐元年從祀封鄆伯

鄆公

殿內西從
享第一

姓冉名耕字伯牛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封

鄆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東平公咸淳三年改封鄆公

齊公

西第
二位

姓宰名予字子我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封齊侯

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淄公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徐公

西第
三位

姓冉名求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二十六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封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彭城公咸淳三年

改封徐公

吳公

西第
四位

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家語三
十五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封吳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丹陽公咸

淳三年改封吳公

陳公

西第
五位

姓顓孫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封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邱侯政和元

年改封潁川侯咸淳三年加封陳國公陞十哲

豫國公

西第
六位

姓程名顓字伯淳號明道宋河南人周濂溪弟

子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謚純公理宗淳祐元年從祀封河南

伯元至順元年加封豫國公

新安伯

西第
七位

姓邵名雍字堯夫宋范陽人宋哲宗元祐元年

謚康節咸淳三年從祀封新安伯

徽國公

西第
八位

姓朱名熹字元晦宋徽州婺源人宋寧宗嘉定

元年謚文公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

金鄉侯東廡從祀第一位 姓澹臺名減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

三十九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

加封金鄉侯

任城侯東第二位 姓原名憲字子思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封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任城侯

汝陽侯東第三位 姓南宮名适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鄆

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龔邱侯政和元年改封汝陽侯

須昌侯東第四位 姓商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封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須昌侯

平輿侯東第五位 姓蔡雕名開字子若蔡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平輿侯

益都侯東第六位 姓樊名須字子遜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封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益都侯

鉅野侯東第七位 姓公西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唐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鉅野侯

千乘侯東第八位 姓梁名鱸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封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千乘侯

臨沂侯東第九位 姓冉名孺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從祀封紀伯宋大中祥符二年改封臨沂侯

沐陽侯

東第十位

姓伯名處字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從祀封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沐陽侯

諸城侯

東第十一位

姓冉名季字子產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東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諸城侯

濮陽侯

東第十二位

姓恭離名哆字子歛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武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濮陽侯

高苑侯

東第十三位

姓恭離名徒父字子文魯人唐開元二十七

年從祀封須句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苑侯

鄒平侯

東第十四位

姓商名澤字子秀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睢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鄒平侯

當陽侯

東第十五位

姓任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任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當陽侯

牟平侯

東第十六位

姓公羊名孺字子正陳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東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牟平侯

新息侯

東第十七位

姓秦名冉一作字子開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彭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新息侯

梁父侯

東第十八位

姓公名肩定字子中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新田伯宋大觀四年加封梁父侯

聊城侯

東第十九位

姓鄒名單字子家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

銅鞮伯宋大觀四年加封聊城侯

祈陽侯

東第三位

姓罕名黑字子索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乘邱伯宋大觀四年加封祁陽侯

卽墨侯

東第二十一位

姓公祖名句茲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二十七

年從祀封期思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卽墨侯

武城侯

東第十二位

姓縣名成字子祺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鉅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

沂源侯

東第十三位

姓燕名汲字子思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

漁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沂源侯

宛句侯

東第十四位

姓顏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東武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句侯

建城侯

東第十五位

姓樂名欵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昌平伯宋大觀四年加封建城侯

堂邑侯

東第十六位

姓顏名何字子冉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開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堂邑侯

林慮侯

東第十七位

姓狄名黑字皙之衛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臨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林慮侯

鄆城侯

東第十八位

姓孔名思字子蔑魯人孔子兄子唐開元二

十七年從祀封汶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鄆城侯

徐城侯

東第十九位

姓公西名歲字子尚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祝阿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徐城侯

臨濮侯

東第三十位

姓施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乘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濮侯

華亭侯

東第三十一位

姓秦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沂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華亭侯

文登侯

東第三十二位

姓申名棖字子周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魯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文登侯

濟陰侯

東第三十三位

姓顏名瞻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朱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陰侯

中都伯

東第三十四位

姓左名邱明魯中都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

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瑕邱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嘉靖

九年改稱先孺左子

下並改稱七
開某子做此

睢陽伯

東第三十五位

姓穀梁名赤字元始魯人于夏弟子唐貞觀

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龔邱伯政和元年改封

睢陽伯

萊蕪伯

東第三十六位

姓高堂名生字伯漢萊蕪人唐貞觀二十一

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伯

樂壽伯

東第三十七位

姓毛名萇

彭城伯

東第三十八位

姓劉名向字子政漢彭城人唐貞觀二十一

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彭城伯

中牟伯

東第三十九位

姓鄭名衆字仲師漢開封人唐貞觀二十一

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中辛伯

良鄉伯

東第四十位

姓盧名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唐貞觀二十

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良鄉伯

滎陽伯

東第四十一位

姓服名虔字子慎東漢滎陽人唐貞觀二十

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滎陽伯

昌黎伯

東第四十二位

姓韓名愈字退之唐修武人穆宗長慶四年

謚文公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

將樂伯

東第四十三位

姓楊名時字中立宋南劍州將樂人程子弟

子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封兵國公明孝宗弘治八年從祀

封將樂伯

建寧伯

東第四十四位

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元至正二十

二年封楚國公明英宗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二年封建寧伯

華陽伯

東第四十五位

姓張名栻字敬夫宋漢州綿竹人嘉泰八年

謚宣公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

文肅公

東第四十六位

姓黃名榘字直卿閩縣人朱子弟子宋理宗

端平元年謚文肅我朝 肅宗八年壬戌從祀

浦城伯

東第四十七位

姓真名德秀字希元宋浦城人元至正二十

二年封福國公明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三年封浦城伯

單父侯

西廡從祀第一

姓宓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

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單父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單父侯

高密侯

西第二位 姓公名治長字子長魯人家語唐開元二十七

年從祀封苜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密侯

北海侯

西第三位 姓公督名哀字季次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鄆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北海侯

共城侯

西第四位 姓高名柴字子羔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從祀封共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共城侯

睢陽侯

西第五位 姓司馬名耕字子牛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

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楚邱侯政和元年改封睢陽侯

平陰侯

西第六位 姓有名若字子有魯人少孔子十三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從祀封卞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平陰侯

東阿侯

西第七位 姓巫馬名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鄆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東阿侯

陽穀侯

西第八位 姓顏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封蕭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陽穀侯

上蔡侯

西第九位 姓曹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

二十七年從祀封曹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蔡侯

枝江侯

西第十位 姓公孫名龍字子石衛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黃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枝江侯

馮翊侯

西第十一位 姓秦名商字子丕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上洛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馮翊侯

雷澤侯西第十位姓顏名高字子驕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瑯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雷澤侯

上邽侯西第十位姓壤名駟赤字子徒秦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北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邽侯

成紀侯西第十位姓石名作蜀字子明成紀人唐開元二十七

年從祀封郿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成紀侯

鉅平侯西第十位姓公夏名首字子乘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元父伯宋大觀四年加封鉅平侯

膠東侯西第十位姓后名處字子里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管邱伯宋大觀四年加封膠東侯

濟陽侯西第十位姓奚容名藏字子哲一作哲衛人唐開元二十

七年從祀封下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陽侯

富陽侯西第十位姓顏名祖字子襄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臨沂伯宋大觀四年加封富陽侯

濠陽侯西第十位姓句名井疆字子疆衛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淇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濠陽侯

鄆城侯西第十位姓秦名祖字子南秦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少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鄆城侯

厭次侯西第十位姓榮名旂字子旂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雩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厭次侯

南華侯西第十二位姓左名人郢字子行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臨淄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華侯

胸山侯西第十三位姓鄭名國字子徒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滎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胸山侯

樂平侯西第十四位姓原名亢字子籍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萊蕪伯宋大觀四年加封樂平侯

胙城侯西第十五位姓廉名潔字子庸衛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莒父伯宋大觀四年加封胙城侯

博平侯西第十六位姓叔仲名會字子期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瑕丘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平侯

高堂侯西第十七位姓邾名翼字子歛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平陸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堂侯

臨胸侯西第十八位姓公西名輿如字子士魯人唐開元二十七

年從祀封重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胸侯

內黃侯西第十九位姓邁名瑗字伯玉衛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內黃侯

長山侯西第十位姓林名毅字子邛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長山侯

南頓侯西第十一位姓陳名亢字子禽陳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頓侯

陽平侯西第二十二位姓琴名張字子開衛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封南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頓丘侯政和元年改封

陽平侯

博昌侯西第三十三位姓步名叔乘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封淳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昌侯

臨淄伯西第三十四位姓公羊名高字子末齊人唐貞觀二十一年

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

乘民伯西第三十五位姓伏名勝字子賤秦濟南人唐貞觀二十一

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民伯

考城伯西第三十六位姓戴名聖漢考城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

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楚邱伯政和元年改封考城伯

廣川伯西第三十七位姓董名仲舒字寬夫漢人元至順元年從祀

明太祖二十九年封江都伯憲宗成和二年改封廣川伯

曲阜伯西第三十八位姓孔名安字子國漢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

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

緱氏伯西第三十九位姓杜名子春字時元漢河南人唐貞觀二十

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

高密伯西第四十位姓鄭名玄字康成漢北海高密人唐貞觀二

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

新野伯 西第四十一位 姓范名寧字武子晉鄆陵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野伯

溫國公 西第四十二位 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哲宗元祐元年封溫國公謚文正度宗咸淳三年從祀改封鄖國公

文質公 西第四十三位 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宋鈞南人理宗淳祐謚

文質明萬曆四十一年從祀

文靖公 西第四十四位 姓李名侗字愿中宋南鈞州人理宗謚文靖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封越國公明萬曆四十一年從祀

開封伯 西第四十五位 姓呂名祖謙字伯恭宋人寧宗嘉泰八年謚

文成理宗嘉熙三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從祀封開封伯

崇安伯 西第四十六位 姓蔡名沈字仲默宋建陽人朱子弟子元至

正二十二年封建國公明正統二年從祀謚文正成化二年

封崇安伯

魏國公 西第四十七位 姓許名衡字仲平河南人成宗大德二年謚

文正武宗至大三年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從祀

從祀東賢 附疏

弘儒侯 東第四十八位 姓薛名聰字智聰新羅人高麗顯宗十三年

贈弘儒侯從祀我朝因之

文昌侯 西第四十八位 姓崔名致遠字海夫號孤雲新羅沙梁部人入

唐登第奉詔書還東國為侍讀兼翰林學士高麗顯宗十一

年贈文昌侯從祀我朝因之

文成公東第四十九位姓安名向本名玉初名裕號晦軒高麗順興

人年十八登第官至都僉議中贊謚文成忠肅王六年從祀

我朝因之

文忠公西第四十八位姓鄭名夢周字達可號圃隱高麗延日人牛

二十四登第官至侍中我太宗元年辛巳贈領議政謚

文忠中宗十二年丁丑從祀文廟從太學生權碩等疏

也○疏曰自檀箕以來無一人啓倡斯道是東方之耻也惟

幸皇天眷佑乃生儒宗鄭夢周於麗季挺超卓之姿蘊經濟

之才研窮性理學海淵博深有自得講說發越默會奧旨暗

合先儒忠孝大節聳動當時制喪立廟一依家禮文物儀章

皆其更之建學設校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

已比學周程誠亦有級比功周程殆有同焉宜爲從祀文

廟明東方萬世道學之重而庶斯民知有所宗也

文敬公東第五十位姓金名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本朝瑞興

人中生員試官至刑曹佐卽宣祖元年戊辰贈右議政

七年甲戌贈謚文敬

文獻公西第五十位姓鄭名汝昌字伯昂號一蠹本朝河東人

登第官至安陰縣監宣朝元年戊辰贈右議政八年乙

亥贈謚文獻

文正公

東第五十一位

姓趙名光祖字孝直號靜庵

本朝漢陽人

金宏弼弟子登第官至大司憲

宣祖即位

贈領議政謚

文正

文元公

西第五十一位

姓李名彥迪字復古號晦齋

本朝驪州人

登第官至左贊成

宣朝即位

贈領議政謚文元

文純公

東第五十二位

姓李名滉字景浩號退溪

本朝真實人登

第官至判中樞府事

宣朝二年庚午

贈領議政謚文純

光海二年庚戌五賢並從祀

文廟從太學生任叔英等疏

也○疏曰天眷我東

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

有若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

文元公臣李彥迪文純公臣李滉俱以命世之儒遠承不傳

之緒出子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前繼於後而日月

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語其志則堯舜君民誠可謂希

世之真儒百代之師宗而尚闕崇報之典未享芬苾之祀則

明時之欠典士林之缺望孰有大於此者乎夫性溫才明篤

志力行沉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敬動遵禮法

奮乎絕學為世儒宗則金宏弼之學鄭夢周後一人耳兩人

生並一世志同道合麗澤取義相與磨礱明五經而究其歸

趣講魯語而發其關鍵精探義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鄭汝

昌之學於斯文大矣趙光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主敬

涵泳本源研窮者貫徹而愈明蓄養者崇深而愈厚紹緒乎
洛建接響乎泗洙則其修己治人之方繼往開來之功真無
讓於古聖人矣李彥迪英悟出人天資近道持敬功深大有
定力講明體履於致知誠意之地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
間五箴三省治已愈嚴十條八規告君愈懇則宜被 中廟
之嘉獎而比之於真德秀者也李滉有大焉姿稟超邁克養
淵宏真知實踐啓蘊發奧啓蒙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
之學以明朱書有節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闡至于
十圖之書六條之疏無非明經學闢異端之說則集四賢而
大成者爲我東方之考亭者其不在斯人乎

文正公

西第五十二位

姓金名麟厚字厚之號河西

本朝蔚山人

官弘文館校理

正宗二十年丙辰

贈領議政改

賜諡

文正

顯廟

贈文靖從祀

文廟從太學生洪準源等疏

也○疏曰文靖之道學節義文章三者兼該而不偏精造而
實踐則先正諸儒之論述備矣尊慕極矣臣等兩疏歷舉而
洞陳亦無以加乎奉朝賀臣金鍾秀書中所引先正臣宋時
烈所撰碑文之語矣至若清水芙蓉光風霽月出處之正經
學之精各就其一端而及隅于全體妙用者耳臣等又何煩
於 黈纆之前哉總而論之曰道之在下自孔夫子始焉歷
顏曾而在思孟得乎思孟而爲周程學周程而紫陽朱子統

其道於有宋之天下則自陸王之學失其正而道遂在乎我東矣在我東而大闡斯文克紹其統者無不崇報而尊祀膾食于文廟之廡則惟彼麟厚之獨見大義直尋正脉深造厚積以臻乎精密正大之域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於是乎父子君臣各得其貞天秩民彛炳如日星之德之功而蔚爲百世之師者可不躋享于文廟諸賢之列乎以我殿下之聖學知之久矣感之深矣夫奚待乎後生末學之一疏再疏陳顛不已而猶靳一俞何歟臣等徊徨踖蹻誠不敢知聖意之所在嗚呼聖人旣作師道乃明而獨無奈俗論方墊而莫拔也人心已癩而難

醫也駸駸然背馳大道角戰公議甘自歸於小人陰邪之徒風霆鼓潤而物有不勝鳶魚作成而人有不化臣等未聞天下有是理也今殿下以仁義爲君臣父子之則以禮樂爲風霆鳶魚之用道之齊之鼓之舞之而行是教於一代之上則其事莫先乎開聖廡而議大儒之俎豆以彰正論以抑邪說揭絲綸之磊落廓宇宙於清明者是也臣等雖極顛蒙尚欲尊聖德於二古明聖志於千載而薰餘化於崇德象賢之辰矣嗚呼闡歷代未講之義理刊一剖不爛之春秋而默許既往之一儒賢於泮宮膾享之列者亦在此數件大義之中則臣等所以尊聖德而明聖志者寧有大於是者乎

世道人心消長轉移之機寧又有無於是者乎 批曰先正

文靖即我東之周子也兩程張朱先備 聖廟而使周子獨

漏於從祀之列在兩程張朱之心安乎否乎爾等今日之請

即趙文正文純李文成宋文正之心也允諾之姑徐至今

意在重其禮慎其事而已疏既三上更何持難爾等盍請先

正文靖公金麟厚配食文宣王廟庭許施令禮官取考典禮

卜日舉行

文成公

東第五十三位

姓李名珥字叔獻號栗谷

本朝德水人登

第官至右贊成

仁祖元年癸亥

贈領議政謚文成

肅

宗七年辛酉從祀 文廟

文簡公

西第五十三位

姓成名渾字浩原號牛溪

本朝昌寧人官

至左贊

仁祖六年戊辰

贈領議政謚文成十一年癸酉

贈謚文簡

肅宗七年辛酉從祀

文廟從太學生李延普

等疏也○疏曰李珥天資絕異高出倫類自其為童廓然有

大志其於義理大源不待師承洞見無疑至其進修工程又

一本於洛建故行義踐理無不可法而橫論豎說無不中理

及其立朝事君惓惓以行道救時挽回三代為已任其經綸

規畫正大宏遠又皆鑿鑿中乎時宜不泥古而為汚不循俗

而為陋蓋其明體適用本末兼備古所謂豪傑之士聖賢之

學者蓋庶幾焉成渾即先正臣守琛之子又先正臣文正公

趙光祖之門人也其淵源所漸固非他人可及而天資又自
近道莊重鎮密德器深厚其為學也謹守先儒成法篤志力
行文理密察一言一行動遵繩墨雖以李珣之賢亦嘗稱其
操履敦確吾所不及考其德而論其人雖謂之百世之師可
也又念三代以後道莫隆於宋朝功莫大於程朱而若其上
繼程比下啓朱子使斯道之傳得以不絕者有三人焉不有
龜山豫章則程氏之道無以傳不有延平則雖朱子亦無以
成其道矣並命列于從祀以示崇報之意以補祀典之闕
焉

文烈公

西第
十四位

姓趙名憲字汝式號重峰

本朝白川人登

第官至奉常寺僉正 宣祖二十六年壬辰殉節于錦山

贈謚文烈

文元公

東第
十四位

姓金名長生字希元號沙溪

本朝光山人

李珣弟子官刑曹叅判 仁祖十四年丙子 贈吏曹判書

孝宗八年丁酉 贈謚文元 肅宗四十三年丁酉 贈領

議政從祀 文廟從太學生之疏也○先是文正公宋時烈
上疏請享其後諸生相繼陳疏至是始得請○文正公疏曰
文元公臣金長生得程朱學於文成公臣李珣既盡受其說
驗之心而體於身然後慨然於朱子之所恨者晚年專意於
禮書蓋以勉齋之書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摭

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
不漏使 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
之說雖趨向異道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眾
諸儒祇以註釋周禮之文而尚且與於 聖廡之享况文元
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

文敬公

第五十五位

姓金名集字士剛號慎獨齋

本朝光山人

官至判中樞謚文敬 聖上二十年癸未從祀 文廟因儒
生沈魯正等疏也○疏曰全集資性精粹操履方正學得家
傳上承文成公李珣以接乎程朱之統而當 孝廟大有爲
之日首膺旌招其所陳達不出乎精一之法誠敬之說所以

禮遇之隆實爲明良千載晚好禮書袖進冊子以正五禮儀
之誤其功烈之盛可謂質鬼神而俟百世矣是以惟我 正
宗大王嘗以未享 文廟有介介之教先正臣文正公宋時
烈曰千百代之下 文廟之從享捨先生伊誰趙憲早有聖
賢之志從事性理之書依歸於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之
門剛方正直之行見重於師友至誠惻怛之志畢畫於朝廷
行道之責自任以君民風聲之樹永存於節義累蒙 聖朝
之尊尚後賢之景仰則其學問義理可謂彌綸乎天地而爭
光日月矣

文在公

第五十五位

姓宋名時烈字英甫號尤菴

本朝恩津人

金長生弟子官至左議政 肅宗二十一年乙亥 贈謚文
正 英宗三十二年丙子 贈領議政從祀 文廟從太學
生之疏也

文正公

東第五十六位

姓宋名浚吉字明甫號同春堂 本朝恩津

人金長生弟子官至左叅贊 顯宗十三年壬子 贈領議

政 肅宗七年辛酉 贈謚文正 英宗三十二年丙子從

祀 文廟從太學生之疏也○疏曰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

文正公宋浚吉以不世出之資際大有爲之時契合之昭蟄
功德之焜耀實爲東方前古之所未有雖天不助顯事不後
志而樹立之卓扶植之盛輝宇亘宙光前啓後人紀由是而

不墜士趨由是而不陂以其道顯晦屈伸而可以卜此世之
興替汚隆然世道日下私意橫流公論不能以時而定矣及
今世變層生 宗廟幾危於是乎天心有悔禍之幾人情有
反本之勢雖前日之歧於先正之論者亦無不煥然覺悟有
李文靖真聖人之歎苟非兩先正道德之正可以建天地而
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者則亦何以得此乎嗚呼孔子之道如
天地之覆幬而撮其大者則曰常綱而已是以春秋之書大
義數十而所重則君臣父子也於此而盡其分然後人紀立
而國事理焉故朱子之生於南渡如孔子之生於周末而平
生之所擔荷者只在於倫綱大義兩先正之生當丙丁如朱

子之生於南渡而所講明而爲出處進退者惟以扶倫植綱
爲第一義孔朱之統於是益光卒之莫安 宗祊削平僭逆
者莫不有藉於先正之遺風餘烈則尊衛躋享報祀無數可
以壽國脉而延國祚其所關係顧不重且大歟蓋此從祀之
請前後四十年矣若其先正造詣之實則已陳於前臣不備
論而只以功效之已表著有時義之不可已者相率更陳焉
文純公西第五十六位姓朴名世采字和叔號玄石 本朝潘南人
官至左議政 肅宗二十四年戊寅 贈謚文純 英宗四
十年甲申從祀 文廟○ 上教曰 文廟從享事體至重
前朝闡隱首闡道德入我 朝始膾食 文廟其後 本朝

三賢又配而三賢先後膾食以此觀之四百年朝鮮只有八
賢固不重歟噫兩文正從祀之請自昔年其幾十年此莫重
莫大而然也予數十載臨 御其猶靳之此豈先正道德其
不欽慕而然歟意亦有所重故也近年一請卽許者心豈貳
而然哉大同之論議難遏也其時不待請而特 命致祭于
文純公吁嗟其時已示無恨意矣噫昔武王受洪範於箕子
一篇之要卽建極也以予晚學涼德政不及於三代學不能
於聖賢然確極之義寔由於自幼觀時務慨于心者熟矣蓋
我國之人以黨習爲高致予則曰雖消一黨一黨其必復生
噫 文廟膾食之兩先正道德上下共知而執皇極之義勉

勉不已予於文純有曠世之感故南溪集刊進之命意已在矣文純爲國苦心與李文成前後一也噫雖無多士之請以項年特爲賜祭之意其意先命况先正與兩先正同在一世雖有先後之異焉與宋兩程時張子無異昨日與慨今日同配予則欲皇極之義近百載之間君臣相孚其豈泯泯也哉特召時原任大臣禮判只存體貌不詢問而斷行者意蓋深矣令該曹特舉先正文純公朴世采從享 文廟之典

尊華錄卷之一

尊華錄卷之二

禮樂

聖人建中和之極然後制爲禮樂以協神人攷諸三代之損益可知已猗我 英陵在宥久道化成制作之功巍然煥然周禮三千虞韶九成於是焉盡美且善自是以後聖神相承以崇學重道爲先務禮悉遵古樂則用雅或幸學而尊聖或臨雍而養老射必觀德醕以同樂至若冕服將事而馨香昭升青襟齒學而謳歌交騰從罔之感典貽燕之深謨於斯爲盛而莫不本諸 列聖相傳之心法彼籩簋之孔嘉笙鏞之盈耳者特其見於外者耳雖然且薦獻之數升降之序鐫壘

器服之制所以修曠典而貴威事者其敢曰有司存而泯而不傳乎抑後之欲求其巍然煥然之實者將有考於斯焉

文廟位版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始設櫛櫛於文廟位版趙憲封事言中國文廟設主而無櫛蓋我朝獨用之也肅宗二十八年壬午大司成金鎮圭啓謂聖時本館例為奉審殿內及兩廡故臣於朔日焚香後奉審則兩廡諸位之櫛或木理折裂或合縫罅隙當初制度既不如殿內諸位而丙子亂時東西從享位以上移奉南漢兩廡諸位埋安明倫堂後麓亂平後還安以其久埋土中尤致傷損為二十餘位而其餘

諸位亦無完櫛壬戌以後追配之位櫛恭光鮮所見異同殊甚未安一體改造似合事宜從之○造位版式木用栗木尺

用周尺栗木自奉常寺進排精粉阿膠筆墨硯拭巾木賊盤

匣諸具各司進排文宣王位版長三尺八寸厚一寸四分廣一尺一寸五分

四聖位版長二尺七寸一分厚一寸二分廣九寸九分十哲位版長二尺三寸厚一寸二分廣八寸

東西廡位版長一尺八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廣六寸三分奉審官禮曹書寫官

玉堂奉位版官承文院官舉床卓以下諸執事並用儒生改題時同

釋奠視學

太宗九年己丑命成均典簿許稠釐正釋奠儀權近跋文曰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自唐有開元禮宋

有政和新儀然亦廢墜多莫之行紫陽朱文公嘗有志於改正其節次而卒莫之就寧國府學所刊儀式乃先儒孟君之替取紫陽釋奠儀湖學冕服圖粹爲一編而釋奠須知滄洲舍菜儀併載于後神位向背器服制度與夫登降酌獻之儀無不備載獨所謂紫陽儀者亦因開元之舊文公嘗欲改正而未就者也建文庚辰之歲始得寧國全文以刊又以元朝至元儀式附之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改正者蓋庶幾焉故今成均遵用之○祖宗朝親行釋奠在於 成宗己未丁酉庚子壬寅壬子 中宗丁亥丁酉 顯宗辛丑至 英宗十六年庚申秋七月 上教曰漢高自謂馬上得之而祀

先聖以太牢此五百年漢業之本也豈遠效乎漢我 朝有已行之典今秋釋菜當躬行令儀曹考例舉行又 教曰在前謁聖自集春門作路此實取便之意 親臨釋菜事體與酌獻禮較重 先朝謁聖回鑾時輒過弘化門而由敦化門還宮是實出爲文武科詔榮之意今日所當仰體而今此釋菜實爲三百年再有之舉儀文物菜之間當十分精備以爲視後之道今當出宮自弘化門還宮由敦化門一以視致敬之意一以視詔榮之意○秋八月 上親行釋奠 御製享官廳小識 御書周而不比豈不載書八字並令揭于壁又下 御製詩一首 宣示諸生禮畢 御明倫堂設科取士

命大司成月三至太學勸課諸生倣周禮州陞學之法每式
年令諸道各薦能通五經者使入太學○四十三年丁亥秋
八月 上親行釋奠既還謂相臣曰今者行禮時冕服大帶
卽 內殿之親蚕織造者也相臣賀曰此盛事也時日仲春
秋上旬丁日 親臨釋奠有特教乃行 親臨酌獻每三年
一行齊戒前享六日禮曹啓聞請齊戒 殿下散齊三日於
別殿致齊二日一日於正殿一日於齊宮世子侍講院前期
請齊戒并如式
凡散齊不吊喪不問疾不聽樂有司不啓刑殺文書致齊惟
啓享事凡諸享官及近侍之官應從升者並散齊三日宿於
正寢致齊二日一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陪享官學生及諸

衛之屬守衛廟門者各於本司清齊一宿工人二舞清齊一

宿於禮曹齊官亞獻官世子終獻官進幣酌酒官領議政有
故則次官

獻官議政有故則次官殿內東西從享分獻官各十三四

典祀官奉常寺正有執禮二堂上三品
堂下四品廟司成均
館官大祝知
製

正位祝史四品齋郎五品執尊六品配位祝史四品齋郎外
祭

奉俎官各三外殿內東西從享祝史各五外齋郎外
祭東西廡

從享祝史十五外齋郎各二外掌牲令典牲署主簿
有故則直長協律郎

爵洗位六品盥洗位二品亞獻官盥洗位外
祭終獻官盥洗

位外領議政為亞贊者一
院官謁者二品贊引四品

院官通禮院官謁者二品贊引四品

監察一 禮儀使禮曹判書 近侍四承旨 左右通禮禮儀使

奉禮王世子 侍講正二品 講書官正三品 近侍侍臣

館官 學官侍講官以下 ○祝式維年號幾年歲次某甲某

月某朔某日干支朝鮮國王姓諱遣官行祭則又有謹 敢昭

告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配位則稱先 伏以道冠百王

萬世之師茲值上下精禋是宜復聖公稱材為邦仁全克

聖公稱三省功加一貫道傳時祀無數肅億萬年○述聖公

稱克承先聖允得其宗其從與享百代是崇○亞聖公稱教

明七篇道承三聖廟 謹以牲幣醴齊粢成庶品朔望則稱式

陳明薦文宣王則稱以先聖克國復聖公顏氏郕國宗聖

尚饗

附 有司釋奠

前二日廟司率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典設司設饌幔於東門外一日典樂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軒架於廟庭俱北向執禮設初獻官位於東階東南南向飲福位於堂上前楹外近東西向亞獻官終獻分獻位於初獻官之後稍南南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等異位重行而向北上監察位於執事之南南向書吏陪其後執禮位二一於堂上前楹外一於堂下俱近東西向贊者謁者贊引在堂下執禮之後稍南西向北上協律郎位於堂上前楹外近西東向典樂位於軒懸之北北向館官學官位於西階西南東向北上學生位於

庭中北向西上設門外位釋奠官於東門外道南館官學官於釋奠官之東少南學生於其後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初獻官在南北向執禮贊者大祝在東西向北上贊者大祝稍却釋奠日未行事前典祀官廟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各一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國復聖公廟國

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神位之右各有陳幣篚各

一於尊所設香爐香合並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如式見圖說

設福酒有胙肉俎各一於文宣王尊所設洗位於東階東

南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而盥在洗東加有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

洗之篚則又實以爵有站諸執事盥洗於獻官洗東南北向執尊盥篚幕

者位於尊盥篚幕者之後○傳香祝 省牲器 奠幣釋奠

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事用丑時一刻典祀官廟司入實饌具畢

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諸釋奠官陞降皆自東階按視堂之上下糾察不

如儀者還出前三刻諸釋奠官學生各服其服釋奠官祭服館官學官公

服學生青襟服贊引引館官學官學生俱就門外位執禮帥贊者言

者贊引入自東門先就階間懸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

訖各就位田樂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又舞入陳於懸兩道而贊

引引學生入就位引館官學官八就位謁者贊引各引諸釋

奠官俱就門外位前一刻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大祝祝史齋

郎協律郎入就懸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

贊者傳唱凡執禮有辭贊者皆傳唱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引監察就

位引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齋郎詣爵洗爵拭訖

置於籠捧詣尊所置於坫上謁者引初獻官贊引引亞獻官

終獻官分獻官八就位謁者進初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

行事退復位協律郎俯伏舉麾興工鼓祝軒架作凝安之樂

烈文之舞作樂二成執禮曰四拜獻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

先拜者不拜樂三成協律郎偃麾曼啟樂十執禮曰行奠幣禮謁

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初獻官盥手訖贊執

笏引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登歌作明安之樂

烈文之舞作樂章見下謁者贊跪搯笏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

捧香爐跪進謁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祝以

幣籠授初獻官初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奠于神位前

捧香授幣皆在獻官之右奠爐奠幣皆在獻官之左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平身

次詣兗國復聖公鄒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神

位前東向上香奠幣並如上儀惟宗聖公亞聖公獻官而向行禮後做此訖樂止

引降復位初獻執禮曰行初獻禮謁者引初獻官詣大成至

聖文宣王尊所西向立登歌作成安之樂烈文之舞作樂章見下

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初獻官詣神

位前北向立贊搯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

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伏興少退北向

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伏興少退北向

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伏興少退北向

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伏興少退北向

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伏興少退北向

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謁者贊俯
伏興平身樂止謁者引初獻官出戶詣配位尊所西向立樂
作執尊者舉簋酌醴齊執事者四人以爵受酒謁者引詣復
聖公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位前東向行禮並如上儀訖

惟大祝南向讀祝若宗聖公亞聖公在則大祝北向讀祝

引降復位文舞退武舞進軒

架作舒安之樂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初獻官既復位執禮曰
行亞獻禮謁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盥手
手訖贊執笏引詣文宣王尊所西向立軒架作成安之樂執
尊者以爵受酒謁者引亞獻官詣神位
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

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平身引詣配位
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簋酌盞齊執事者四人以爵受酒謁
者引亞獻官詣復聖公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位前行禮
並如上儀訖樂止引降復位終獻執禮曰行終獻禮謁者引
終獻官行禮並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初亞終獻官將升殿
贊引各引分獻官以次詣盥洗位搯笏盥洗訖執笏分詣殿
內及兩廡從享奠所執尊者舉簋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引
分獻官詣神位前跪搯笏執事者授爵分獻官執爵獻爵奠
爵執笏俯伏興平身以次分獻訖俱復位飲福執禮曰飲福
受胙大祝詣文宣王尊所以酌盞福酒又大祝持俎進減神

位前胙肉謁者引初獻官升諸飲福位四向立謁者贊跪罍
笏大祝進初獻官之左北向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受爵飲
啐爵大祝受虛爵復於坫大祝以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俎
以授執事者執事者受俎降自東階出門謁者贊執笏俯伏
興平身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四拜

徹籩豆

執禮曰徹籩豆諸大祝入徹籩豆

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登

歌作娛安之樂

樂章見下

徹訖樂止軒架作凝安之樂執禮曰四

拜獻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樂一成止望瘞執禮曰望瘞謁
者引初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執禮帥贊者詣望瘞位西向
立大祝以篚取祝版及幣降自西階置於坎執禮曰可瘞置

土半坎謁者進初獻官之左白禮畢謁者贊引各引初獻官
以下以次出執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監察及諸執事俱
復懸北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引
出贊引引館官學官出學生以次出典樂帥工人二舞出執
禮帥贊者謁者贊引就懸北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廟司各
帥其屬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

樂章

奠幣自生民來誰底其威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俱成禮
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大哉聖王膺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斃清酤惟馨嘉

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正位○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

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樽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克國

公○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彞惠我光明尊

聞行知繼前迪後是享是宜公 鄰國○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

嫡克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脩于元聖億載是崇

公 沂國○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在堂

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儻哉天命公 鄰國

徹籩豆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迎神此下 追撰大哉先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

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亞終獻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歌唯三於喜成禮

送神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容歆茲維馨神

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肅宗十六年庚午李鳳徵以館官疏言 文廟樂歌只有奠

幣初獻徹籩豆三篇而於迎神亞終獻送神則無樂章謹考

宗廟社稷自迎神至徹籩豆皆有樂章而獨 文廟闕焉豈

以奠與祭有異而然歟然既有三獻則亦祭也宜釐正 上

命弘文館博考弘文館啓臣等取考孔子通紀大明會典及

五禮儀通紀會典則迎送神三獻徹籩豆皆有樂章而五禮儀只有奠幣初獻徹籩豆三章此書本多疎略請更問於知禮家 上以通紀等書皆有迎神以下樂章而我國獨闕焉誠爲欠典 命補其缺自是年秋釋奠並用之

酌獻視學

孝宗二年辛卯因禮曹啓始 命謁聖日以酌獻禮定式禮曹又啓今此文廟酌獻時 殿下散齊二日於別殿致齊一日於正殿凡散齊不吊喪問疾不聽樂有司不啓刑殺文書致齊惟啓享事 王世子散齊二日於別堂致齊一日於正堂諸享官及近侍應徙升者宮官並散齊二日於正寢致

齊一日於享所陪享諸衛之屬守衛廟門者請各於本司清齊一宿依禮文舉行從之○八年贊善宋浚吉上疏請 上親行酌獻禮後 王世子勿還小次仍立其位與百官諸生肅敬無怠恭俟禮畢 上令該曹定式施行 英宗二十六年庚午 教曰率元良謁聖近世初行配位四聖例有分獻官酌獻之規而 世子入學時四聖位一例酌獻四聖獻酌世子親行事分付該曹○三十二年丙子 教曰於乎孔聖萬世先聖四聖百代吾師昔漢高過曲阜以太牢祀孔子以啓後世之尊聖重道而末世以來浮文勝趨末甚莫知夫子在座顏曾後先之義故頃者面飭諸儒之時其曰予則卬載

臨御莫能行君師之道而爾等宗師在於 聖廟其須勉焉
云矣噫漢高之前周室衰微秦皇繼焉雖以天子之聖孰能
知尊漢高之祀太牢非徒有垂於四百年漢家寔有賴於百
代矣昔孔夫子有吾衰之歎孔聖一心常在周公故至有夢
見以予淺學雖不能行君師之道尊先聖之心奚嘗少弛于
中及今不爲將有悔焉奚獨夫子吾衰之歎今番酌獻無異
釋菜其當效漢高而躬行以勵諸儒趨末之習漢高以皇帝
之尊以太牢祀先聖况吾師乎今番酌獻除配位獻官特親
奠酌于四聖以彰四聖之道其令儀曹舉行此是 特教常
時則一依五禮儀舉行而啓聖祠今番特遣都承旨奠酌四
聖位既已親行則東西從享獻官一殿之內其在事體不可
以堂下爲之今番以堂上填差

王世子酌獻入學

擇日禮曹擇入學及初度再度習儀吉日吉時啓下後本館
卽廳進詣政院聽 傳教知委本館戒事前期二十日兩掌
儀齊會後差出別色掌或二十八或三十八設次于東三門外抄出前
後榜中生員進士各幾人軟巾後垂青衫袍黑靴子前三日
清齊進叅諸生之列幼學則掌議通文四學知委以軟巾青
袍黑靴子進叅設次見大學誌冠服博士公服幘頭紅袍也字品
帶象笏黑烏工曹常用常服烏紗帽黑團領前後背背具品

帶黑靴子自備 王世子儒生服軟巾青紗後垂青衿服細條

帶勒帛黑靴備及院進排 執事身太 陳設如式 出宮如常 祇迎成均

館諸堂上館學郎廳烏紗帽黑團領腦背具品帶黑靴子序

立於香石橋外西向南上館學儒生員進士軟巾後垂青

衿袍黑靴子幼學軟巾青袍黑靴子序立於香石橋外東向

南上助奠執事儒生序立於香石橋內西向南上香至鞠躬

興平身 王世子至鞠躬興平身差祭執事儒生各執其事

於廟內不得出班祇迎傳香酌獻徹禮乃退

入學執事贊笏一人生進一人贊笏於王世子 將命一人生進

篋一人生進 執尊二人生進 修案二人生進 挾冊一人生進 置案一人

生進博士 設席一人生進 講席者 世贊引一人生進 王世子酌

獻訖輔德引 王世子出廟門至明倫堂大門東西向之便

次服學生服軟巾後垂青衿袍 執篋者實幣紵三 於篋執尊

者實禮二 於尊執脩者加脩五 於案各奠于便次西南之卓

上守之北向西上博士贊笏立於博士之左少後西向 王

世子贊笏立於便次前之左北向在王世子出次行禮時常

世子升堂後 博士就次在明倫堂 具公服幘頭紅袍金東西

立於堂下 博士就次在明倫堂 具公服幘頭紅袍金東西

齋掌儀率儒分左右序立於明倫堂庭東西相向北上奏時

官詣便次前俯伏告入學正時 王世子贊笏曰輔德引

王世子立於便次前西向兩手跪白請出次 王世子如儀

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士立於明倫堂東階上西向博士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問曰敢請事將命者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少前禮請 王世子少前曰某願受業於先生 王世子贊笏曰將命者入告將命者入詣博士前告曰 世子某願受業於先生博士贊笏曰博士揖答博士揖答曰某也不德請 王世子贊笏曰將命者出告將命者出詣 王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固請 王世子曰某願受業於先生 王世子贊笏曰將命者入告將命者入於博士前告曰 世子某願受業於先生博士贊笏曰博士揖答博士揖答曰某

也不德請 王世子就位某敢見博士贊笏曰將命者出告將命者出詣 王世子前告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三請 王世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 王世子贊笏曰將命者入告將命者入詣博士前告曰 世子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博士贊笏曰博士揖答博士揖答曰某也辭不得命敢不從命博士贊笏曰將命者出告將命者出詣 世子前告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執篋者以篋東向進 王世子執篋者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執篋王世子執篋以篋還授執篋者博士贊笏曰輔德引 王世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向

執笏者前行徹扇陪衛止於門外挾侍三人司鑰一人從

入執事者捧體帶脩案隨之立於 王世子西近南東向北上

執籠者以籠進 王世子退立於後 王世子如儀執事者如儀 王世子贊

笏曰 王世子跪奠籠再拜執籠者以籠進 王世子跪奠

王世子贊笏曰興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王世子如儀博士

贊笏曰博士答拜又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博士如儀 王

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跪取籠興少前跪以進於博士捧體

脩者跪奠體脩於博士前 王世子如儀執事者如儀博士

贊笏曰博士跪受籠授執事者執事者跪進體脩以退博士

及執事者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興 王世子興

博士贊笏曰博士興博士興 王世子贊笏曰輔德引 王

世子立於階間北向再拜又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王世

子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輔德引 王世子出就便次以俟

王世子入明倫堂西夾室楹外少次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

士入就次改具常服 易紗帽黑圍領 品帶黑靴于 博士入次改服博士贊

笏曰贊引引博士升堂就坐 坐在明倫堂東 壁西向席三重 博士如儀 王

世子贊笏曰出次立彌善詣少次前跪白出次 王世子出

次立 王世子贊笏曰輔德引 王世子陞自西階詣博士

前 王世子如儀博士贊笏曰執事者陞堂詣博士前跪置

案退立階下 博士執事陞階由東階 世子執事陞階由西階 王執事者如儀 王

世子贊笏曰執事者詣 王世子前跪設席退立階下 設席遠近

間三席所謂
函丈是也

設席者如儀博士贊笏曰執事者跪進講書於

博士前案上退立階下挾丹者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 王

世子就席東向跪 王世子如儀 王世子贊笏曰執事者

跪置講書於 王世子前退立階下挾丹者如儀博士贊笏

曰博士講書博士講書 王世子贊笏曰 王世子講書

王世子講書博士贊笏曰博士釋義博士釋義博士贊笏曰

撤案及書挾冊者跪撤書與執案者跪撤案與俱降立於階

下 王世子贊笏曰撤書挾冊者撤書降立階下 王世子

贊笏曰興 王世子興 王世子贊笏曰輔德引 王世子

出就僂次 王世子如儀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士入就次

博士入就明倫堂東夾室 王世子內嚴外備還宮如來儀

辨祀

告由祭 謁聖視學並行慰安祭 肅宗八年壬戌禮曹啓即

接成均館所報則今七月十四日風雨殿內杏木及老檜爲

風雨摧折東西廡及神門蓋尾頽壓不無破傷急速修改而

慰安祭不卜日設行 上從之 凡慰安祭
並同此例 禮成祭 肅宗八

年壬戌禮曹啓請今此 文廟陞黜之由大成殿先告事由

祭今五月十九日設行陞配禮成祭二十日設行而東西廡

各位並爲設祭從之 凡禮成祭
並同此例 朔望奠 焚香 肅宗庚子

國恤時本館啓朔望殷奠時館學儒生當進參而與 聖廟

焚香相值若使儒生先行焚香後參哭班則本館距 闕稍

遠勢難及時請令勿參哭班從之後為式中祀釋奠按五禮

邊豆十二品中祀邊豆十品小祀邊豆八品或四品二品至一品而太學釋奠十邊十豆州縣學釋奠八邊八豆也

小祀親臨酌獻告由移安還安慰安禮成等祭並有事則行

謂聖古例或焚香或酌獻 孝宗二年辛卯以酌獻為定朔

望奠壬辰亂後廢而不行只行焚香

大射 附樂章

成宗八年丁酉始行大射禮 上詣成均館釋奠先聖 御

明倫堂 命題試士臨射壇設會禮如 世宗朝正至會禮

酒三行 上發乘矢一獲宗親議政以下六十八人耦射獲

者賞不獲者罰仍坼名放榜環橋門觀者數千人遂 命列

邑亦行鄉飲鄉射之禮頒 教于八道大射儀車駕至壇所

仗衛排列如視學儀 殿下陞座宗親文武百官及侍射者

樂作四拜樂止左通禮啓有司既具射上護軍二人橫奉御

弓矢乘矢立東階上執弓者在北又設案置 御決拾函獲者

一人持旌負侯北向立衛將所書侍射者執弓擗乘矢入就

將射位兵曹正郎兵曹判書啓 命獲者去侯又啓搥鼓執

鼓者搥鼓三聲訓鍊院獲者以鼓應之負侯者還至乏上護

軍捧決拾函啓請設拾樂作 殿下陞射位樂止捧弓者北

向跪進 御捧矢者進第一矢捧矢者以巾殿下將射樂

作軒架奏樂三節第一矢與第四節相應上護軍以矢行啓

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進第二矢與第

五節相應上護軍啓矢行進第三矢與六節相應上護軍啓

矢行進第四矢與第七節相應上護軍啓矢行凡御矢獲

而應御射訖樂止訓練院撤熊上護軍跪受弓樂作殿

下陞座樂止上護軍跪受決拾置於案取矢官橫捧御矢

上護軍承捧如初侍射者以耦陞進射席兵曹正郎整齊

宗親儀賓從爵次次文臣從爵次次武臣從爵次樂作奏一

節後發矢第一發與第二節相應以至五節中則獲者擊鼓

將所軍士持六色旗如中的則舉紅旗應之樂止射

旗下邊黑旗左右皆隨方色正則以彩旗應之

者俯伏興降復位取矢者取中矢加於福獲者令拾箭軍拾

官不中矢衆耦以次射次耦以後則樂章連續奏節樂止射

者中則皆決拾左執張弓不俱進立壇下分東西兵曹判書

書中者姓名及中數請賞中者罰不中者兵曹正郎唱中者

職姓名依初入射立於東階下西向不中者立西階下東向

侍射者樂作四拜樂止軍器寺官以次付賞物施賞時多中

亦受賞寡中者次天受賞者跪受司饗院就罰尊西以觶用

角酌酒置於豐不中者飲罰時右手執進豐南北向跪取觶

立飲卒觶跪置豐下司饗院官北向跪置虛觶酌置不中者

以次繼飲並如初宗親文武官及侍射者俱樂作四拜樂止

禮畢 殿下還幄次車駕還宮如來儀○射器熊侯用赤色布爲質崇廣丈八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用白雉皮製方六尺棲於侯中畫以熊首用於 御射麋侯制同質青畫麋首用於宗親文武官射决着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拾着於左臂以遂弦乏侯邊避矢之物以革爲之高廣各七尺形如屏風三疊鼓一在東乏金一在西乏福儀禮圖云福長如筈筈矢幹也筈長三尺則福亦長三尺也兩端爲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爲射身兩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以丹韋爲當則四四分矢而委之於其上也豐所以承爵爵形如豆大觶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禮書大射立司正

卒角觶立司射司馬遂射以觶飲不勝者○樂章思樂泮宮駕言戾至以享以祀禮儀卒備既抗大侯彳矢斯張四鏃旣樹萬民所望右御射樂章○於樂泮宮於綸鼓鍾凡百卿士曰皆景從以燕以射矢其德音獻爾發功罔有不欽右侍射樂章
大醕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 上幸太學 御下輦臺大醕百官儒生教于諸生曰飲酒不可及亂今日之事實出崇儒重道之意其各醉飽羣臣皆插花戴帽 命撰歌作君臣相悅之樂成覲進大醕頌曰天生 聖主撫我東方尊崇儒術九重翼庠翼翼巽席禮儀之場時維中秋月吉辰良鑾輿戾至躬謁

素王親釋蘋蘩邊豆苾芳爰 命禮官開宴于坊八珍交錯
花帽輝煌爰 命詞臣分製歌章樂奏韶舞叶之宮商 王
曰嗚呼名由業創學爲業本不學面墻吁爾儒士其敢不覆
立身揚名乃熾而昌 王曰嗚呼時和歲穰我非耽樂我非
怠荒嗟爾儒士其盡我觴欲與斯文同此樂康

養老

成宗九年戊戌始行養老禮於國學○先是同知經筵事李
坡言 親耕 親蠶大射凡古昔盛事 殿下皆舉而行之
所未備者惟尊事三老五更耳方今鄭麟趾鄭昌孫等皆朝
暮之人若無老成之臣 殿下雖欲行是禮得乎於是 上

遂行養老禮至成均館入

御次持平李世匡正言成聃年

啓曰

缺

誠孔門之罪人不當與於斯禮請出 上遂乞

言於羣老諸臣各進陳戒之辭 上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飲峻宇雕墻惟此四失予所自警今諸老所言皆修
身治國切要之言予當服膺勿失也時梁誠之出袖中疏以
進曰臣口訥不能言請以疏對 上覽之曰誠爲治之藥石
當置左右以時觀省

職官

先王作人自建官立師始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其任孰
重焉自教化衰民不興學而職隨以輕然其設置之意則猶

夫古昔也國家首關儒官首官屬號稱師儒俾儒士有所師而矜式焉其人皆通經學古質有其文彬彬焉可述若三金兩尹之掌教於成均或四十年或二三十年久而不遷風流弘長惠訓不倦肆 中明以來羣彥輩出以貴我 聖朝笙鏞黼黻之治者譬之於宋其湖州之學嘉祐之士乎循蹟溯源厥功莫埒信乎學校之政待其人而行也迺敢撫而識之以見夫淵源風旨之有自而且以告後之在位者雖然稱人之善而不本於其父兄師友君子尚以為薄况乎論學士大夫之當官盡職而不本於國家培養成就之盛知人善任之效惡乎可哉

成均官殿最

每年六月十二月望前知館事大司成會本館率司成以下屬官及吏隸行相見禮知館事議定屬官等第大司成書之待禮曹廢貶日同為封署入啓○成均官知事一員從二品至正一品以大提學兼之同知事二員從二品至正二品以他官兼之大司成一員正三品至從二品兼帶祭酒一員自正三品至從一品以他官兼之司成一員從三品司藝二員正四品司業二員學行人正八品以他官兼之有實職為兼啣無實職為實職直講四員正五品兼直講一員正五品典籍十三員正六品博士三員正八品學正三員正八品錄三員從九品學諭三員從九品兼博士兼學正兼學錄兼學諭

各三員

兼學正以下奉常寺及四學訓導兼

養賢庫兼主簿一員

典籍

兼直長

一員

博士以下兼

兼奉事一員

學正以下兼

訓誨

明宗八年癸丑 上憂學校廢弛極擇教胄之任大臣請用堂下有文行者遂以副應教李滉擢拜大司成從堂下而直拜大司成者古所罕有也○滉作文以論四學諸生曰學校風化之原首善之地而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况師生之間尤當以禮義相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其嚴非相厲也其敬非受屈也而皆主於禮禮之行也又不外乎衣冠之飭飲食之節揖讓進退之則而已古人知禮之不可一日而廢

也故其言曰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豈不深可懼哉竊觀今之學校為師長為士子者或未免胥失其道非但學規不講並與學令而大壞不嚴不敬反相為瘡其在國學不可謂無此而四學尤甚滉去年在鄉伏聞 聖上舉視學盛典大駕所臨諸生或不知拜跪之禮及大駕還宮又不待祇送而散去私竊怪歎以為何至是歟由今日觀之亦不足恠矣平日不知敬師長之心即異日不知敬君父之心則居常豈可有一毫凌師長之心乎設或有之其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改乎言之至此可為於邑滉以癘疾無狀謬處臯比無路引避一日居此則當有一日之責中心所激不覺辭煩自今

以徃師長舍公私事故外必須逐日齊仕仕必行禮禮畢開
講日以爲常諸生必須各具禮服盡出行揖讀書請益日用
飲食無不周旋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勸勵灑濯舊習推入
事父兄之心移之爲出事長上之禮內主忠信而外行遜悌
思以各盡其分則向之傲狠凌忽鄙悖險陂之態自然銷釋
謙恭順悌樂善好義之意油然而呈露風流篤厚一新刈弊庶
見菁莪長育棫樸成材彬彬濟濟蔚爲時用以副國家右文
興化設學養士之意豈不美哉 肅宗十三年丁卯金昌協
爲大司成爲文諭太學諸生曰國家設學校置師儒固使之
教養多士爲異日朝廷之用其意不偶然也雖後世所以教

且養者其法不能如上古之盛而未免出於記誦詞章之陋
聲名利祿之誘然使爲師儒者其間學行義足爲學子所尊
敬而又能誠心相與講劘不倦則雖於課試程法之中亦豈
無教養之實僕以無似猥忝是職辭避不獲抗顏師席區區
之志但欲日處學宮蚤夜與諸生相見有話相告有疑相討
見善必獎聞過必戒庶使情志孚洽教學相長以少稱國家
任使之意而顧不得數以身來處其或旬日一至諸生又視
爲過客無意親就終日倚席絕無一人聽講竊觀諸生所讀
固皆聖賢遺書雖拘於記誦帖括不暇悉意探玩以究極理
義之精蘊卽其文義訓說之間豈無一二可疑者而亦不肯

講問况進於此者雖欲相告語誰肯聽之若是則不惟僕無以自免於尸素曠職之罪卽諸生亦何以副 聖朝教養之意思之誠爲慨然自今以後願改前轍苟僕來之日諸生勿論上下齋人各持所讀書自來求見隨疑相講不憚反復無徒以師生虛禮爲拘而一主於誠心求益則庶不至於莫往莫來而或不無一分相長之益矣又曰學校禮義所出居其間者當以和敬遜讓爲務矜傲粗暴爲戒諸生平日於此固宜有所體念而似聞頃日因一禮貌之失發怒於館僚遽杖其儻從館僚之於諸生雖未有師生之義固亦在尊敬之列設或有一時所失不當以非禮相加况退溪先生嘗曰刑非

儒者事以此言之學校之有刑杖本非所宜雖或不得已而用之切宜詳審慎重以尊學校體面豈可遽施於所尊敬之從人以傷敬讓之風以犯傲暴之譏以僕之忝在師席而欲默而不言則恐非古人胥匡胥訓之意是以不免盡言此事若係齋中所共爲則各宜一意自克以圖遷改或只一二人所爲亦須相與戒切俾自知悔推此以往一言一動益加愆慎則其在庠序道義之教師友切嗟之義庶幾不悖矣

陳請

太宗朝儒學提調權近上疏進勸學事目曰小學之書切於人倫自今令京外生徒先讀此書方許他經其赴生員之試

八大學者令成均館正錄所先考此書通否乃許赴試永爲
恒式 仁祖十四年丙子大司成李植上疏論學規曰臣見
兩齋只有鄉儒若干人而京儒則絕無而僅有一二齋任亦
罕接面詢究其故則不但愚臣特爲多士所不服亦由近來
科舉大壞京中才俊之流則不事圓點治經專務作文以應
別試等科而其爲文又不本於經書如韓歐近理之文亦視
以陳言惟從事於馬史莊子等書務以瑰奇相尚故其於經
傳無暇學誦至有昧然面墻者鄉儒則以不與京儒較藝之
故易於編額而全不習作文至有不能結撰簡牘尋常語者
其弊將使文學鹵莽人材消耗誠爲寒心臣竊念此弊之來

蓋因考講者只取斷章快口考文者好取任詞拗捏遂使經
者無所發用文者不本義理此非其才之罪將其導廸者失
其方故也今若於考講之時寬其誦式而至會試又多出文
等則京儒之本經爲文者必多參第才俊之士可以慕效一
變此本國朝大比常規但舉而復之則文者必經經者必文
不至判爲兩道而居洋之士不爲不多矣

章甫

蓋建官立師以訓廸英才者非欲其安於揖讓誦習之間將
以進乎大人之學而爲天下國家用也雖然士不以名行自
勵進止自重則沽術之風長浮競之習成惡在其賢士之所

關也國朝儲養多士四百年名儒碩輔後先相望率皆由於
賓興之列上以不負作成之化下以不渝歲修之志若其著
為令規以進德修業有過則罰以警不肖固前人之遺風餘
教而國家所以優容而扶植之者又可見於立議抗章之際
雖近乎訐直徼恩而亦不之罪也蓋士論行而國是明士趨
端而國脉完所謂士者國之元氣也夫以冠章甫而關國家
治忽若是大矣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我朝所以長治
久安以基太平萬世之業者殆亦有資於育才得賢之衆多
也

館學儒生

太學東西下齋蓋中外幼學二十人各口寄齋儒生許赴食
堂一如生進○初 中宗十二年丁丑 上銳意興學 命
內而四學外而八道皆以小學大學誨儒生及童蒙其優異
者升之太學學令載於太學成典 宣廟文成公李珣請居
齋者一依學令 顯廟朝大司成閔鼎重上疏論其制曰學
令乃 祖宗朝定制大典又有依學令勸懲之文蓋國初所
定也每日未明鼓一聲儒生起寢平明鼓二聲整衣冠端坐
讀書鼓三聲以次詣食堂東西相向坐食畢以次出失序或
誼譁者罰○齋規太學東西齋掌儀各一人上下色掌各二
人以春秋釋奠為交通之限間有特教則不計頻數通易
古例

齋任輪回守齋故雖定額之外齋任則勿拘

齋儒服色

成宗八年丁酉輪對白勛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衿圍領行于京城街路 上以問領經筵金國光曰 先朝嘗欲行此而未果今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必少矣 上曰儒生耻儒服是耻學聖人之道也其可乎知經筵李克培曰若使之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也 上可之時朱溪副正深源上疏曰古者聖人制為冠服齊內外明威儀使人知有別於禽獸我東有麗儒鄭夢周建議革胡服有官者紗帽京外學生平頂巾及我 太宗朝儒生冠服依中朝國子監生例然後千

古獎俗一大變也今聞 殿下令儒生於街路著青襟而不許頭巾然則身可學儒而頭不可為儒耶治莫大於文教教莫大於禮義願 殿下察之疏入御書嘉獎 顯宗十年己酉 王世子將入學閔鼎重請于上曰改易儒服一從華制此其時也判府事宋時烈亦以為然 上從之而未及行及英宗二十二年丙寅 上聞安東府鄉校有襴衫軟巾絲帶乃高麗恭愍王所藏而皇明洪武遺制也 命取來以覽仍倣其制裁成一件賜本館俾藏于六一閣又 命摹畫其制頒于諸道翌年三月生員進士唱榜之日始以襴衫軟巾絲帶應榜 上親臨視之仍著為式遂復華制

食堂

顯宗四年癸卯 命行太學食堂序齒之禮 肅宗三十五年己丑 命罷食堂之婢子排饌代以男僕 英宗四十五年己丑 上御崇政殿講大學 命大司成率儒生入侍講 論語設食堂於殿庭以一盤進御先是甲申 上以太學食堂有三代氣像 命設行于殿庭 正宗五年辛丑設食堂於春塘臺

捲堂

附空館

明宗六年辛亥館學儒生上疏請誅妖僧普雨不得請乃空館而出 上日遣承旨史官招諭令入會堂諸生終不往朝

議請招儒生父兄使各諭其子弟就學 孝宗元年庚寅夏太學生李弘相罰嶺儒柳稷 上命解其罰齋任金壽恒堅不奉命 上下嚴教諸生遂空館而出於是館堂以聞仍率司成以下依舊例直宿 上教以善為勸諭毋使過激繼命禮曹叅判李景憲傳宣 上教使之還入同知事尹順之大司成李厚源聯名上劄子曰今此空館之舉初非大段所爭只以士子既承嚴 批故不敢寧處而當初宣諭之命只及於本館堂上逮下悔悟之教又見禮官傳諭臣等竊聞 先王朝再有空館之舉並遣近侍之臣再三傳諭未嘗少緩以往來遑滯至有承旨蒞罷之命 祖宗故事亦莫不然云待士

之禮固不當若是耶今者勸諭之舉視舊規似有少歉焉噫
招虞人以旋尚且不來諸生居首善之地其自處豈肯在於
虞人之下哉 批曰莫重聖廟至今空虛予甚愧焉即令近
侍用敷予意善爲開諭期於還入遂命承旨往諭於是諸生
皆還入既而太學生朴世采等又上疏言柳稷不可不罰
上不賜批諸生又空館而去 上聞之命館官禮堂近侍連
加開諭 教曰聖廟空虛今幾日矣若過今日而無入守之
人則予何敢安處言念至此毛骨竦然遂寢柳稷解罰之命
使右議政趙翼入泮懇諭諸生遂承命○時禮曹啓斯文不
幸館學儒生一時空館而退今雖特遣禮官勸入而論議歸

一之際其勢自致遲延前頭監試只隔五六日京中科舉若
不得設行則外方必須及時變通不無狼狽之患監試及東
堂不可不次第退行大臣之議亦如此請以姑勿設場以改
卜日分付之意撥馬知委於諸道監司及京試官處從之
顯宗八年丁未館學儒生因事陳疏 上命疏頭停舉儒生
等拜辭神門而出館官報禮曹禮曹溯考前例凡空館之日
先遣禮官次遣承旨招諭諸生而時禮曹堂上皆有故 上
命知館事金壽恒大司成趙復陽馳往直宿且 命知館事
代行開諭壽恒等啓曰自古儒生所爲豈皆無矯激不中之
失而朝家輒優容寬假之故自 祖宗朝館學之疏雖有觸

犯未嘗有施罰之舉曾在 仁祖朝館學儒生以追崇事上
疏論列有嚴旨至於空館特遣禮官近侍屢次敦諭使之還
入追崇之禮所重如何而待士之禮若是優異豈不以儒生
不可威制士氣不可摧折而然也以近事言之甲辰疏儒尹
穉之付罰也亦有空館之舉因大臣選臣陳達旋 命解停
然後更遣禮官開諭以入今日處置之道恐不外此於是
上命解儒生之停舉者遣承旨往諭諸生遂入館是時 文
廟朔日當焚香而無執事儒生禮曹啓稟 上命招入不參
疏儒生儒生對以臣等雖有事故未得參疏意見則實無異
同今於疏頭被罰之後不可諉以不參而冒入齋中遂以本館

郎廳填差執事而行禮焉○凡空館時生進則寄食於泮村
下齋儒生則自養賢庫計日給料文純公李滉曰空館之規
不知昉自何代而以見於史者觀之恐昉於宋時捲堂也
肅宗九年癸亥禮曹啓即接成均館牒報則大成殿修改告
由祭定於八月初一日受香當在明日而本館居齋儒生以
陳疏被罰捲堂而去故執事儒生萬無推移之路云似當改
擇日退行從之仍 命禮曹判書李爾入泮勸諭使之還入
且解儒罰○太學生陳疏承嚴批或有情勢義當空館者自
闕下罷歸詣 聖廟神門外行四拜禮遂空館而出○儒生
空館則諸堂上及郎廳入泮分東西齋仍爲直宿卽以空館

之意陳章草記 批下後本館堂上及郎廳俱出中石橋外
設幕而坐招諸生諸生入跪拜堂郎並起立以傳 旨宣諭
于諸生諸生並四拜聽訖書陳空館之由堂上以此更為草

記

若知事同知事進參則直啓
大司成獨參則論報禮曹

若屢度勸諭而不入則 命

禮官勸入禮官來詣中石橋外本館堂郎出迎與禮官行拜
禮仍招集儒生宣 聖教如初諸生不承 命則禮官以此

陳啓若承 命入齋則禮官及本館堂郎以退歸之意呈草
記而出 空齋則只不入食堂
無神門拜辭之禮

儒疏

世祖十三年戊子成均進士宋希獻疏陳時弊數十條 上

覽之 御書其尾曰汝言皆微諫引而不發必懼予惡聞耳
我則不然常責不聞之咎劫求忠讜之說驚汝奇才恨我晚
遇汝之所言無一不中吾失者爾體此意益勉補闕即以書
示 世子曰希獻真奇才也予將大用且 命議其可行者
以啓 成宗朝太學生李穆上疏斥領議政尹弼商語甚峻
上欲罪之李克培奏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言雖不中固當
容之 祖宗以來崇獎儒術儒生言疏未有被罪者今罪之
恐妨言路 上從之 中宗十四年己卯趙光祖等被罪太
學生李若水等上疏明其無罪門者拒其疏諸生遂排闥而
入相率號哭聲徹 大內 上責曰儒生之號哭禁中古有

是否生員朴光佑申命仁等挺身對曰古者楊震被囚太學
生三千人守闕而哭 上以儒生也故不之罪 仁宗即位
太學生朴謹等三上疏訟趙先祖等寃請復其官 上以手
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論時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
以加此 先祖教育之澤亦可想矣太學雖曰公議所在是
非之定自有朝廷言是非則得矣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
明宗十六年辛酉成均生員朴春元等上疏言館奴殺人逃
漏法網刑官之窮捕固也而至使胥吏攔入學宮聲震 聖
廟及 殿下浚發德音使治胥吏則刑官反徒輕典豈不痛
哉 上立命嚴治刑吏推考其堂郎 宣祖十六年癸未太

學生柳拱辰等四百餘人上疏為李珣成渾辨誣 上批曰
今觀疏辭忠讜激勵爾等義氣如此予何憂國事既而因三
司論斥儒生又 教曰在昔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
生陳東等上疏而極論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尚不覺投袂而
興起今茲館學儒生目見朝論之乖宜國事之日非倡義相
率叩 闕抗章譴其疏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
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夫太學首善之地公論所在
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之公論焉行以廢也自予卽
位以來諸生上疏非一而其間豈無訐直逆耳者予未嘗一
示不悅之色必以溫言異辭諭以遣之誠以國家元氣在此

朝臣可罪而諸生之氣不可折也設使狂生所爲或有過中猶不可待之如此况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挺孤節者哉予以千乘之尊尚此屈已下之彼么麼數臣恣爲朋比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爲乎○二十二年己丑太學諸生爲從祀疏序坐闕門之外時元宗大王以親王子之尊乘馬過其前多士罰其從者上聞之喜曰士風固如是予亦培養而已矣英宗元年乙巳六月太學生鄭棟等上疏討賊臣趙泰耆柳鳳輝等語切直上召棟嚴責棟抗言不撓上怒甚擲疏於地時天風震疊罪將不測棟不少屈奏對益剴切上爲之少霽威怒始命島配旋又下教曰觀疏儒咫尺嚴威之下無少撓屈二百年培養之效可見矣昔成宗朝自大內行神祀於泮宮泮儒驅而逐之成廟喜曰士氣如此吾復何憂今於棟予嘉其不屈特收島配之命仍賜溫批○三十二年丙子教曰太學賢士所關故凡批旨下大夫以下無答曰二字而於太學陳章有答曰二字矣先是上以手書答泮儒疏曰自先朝最待儒生故予以答曰賜批矣

進箋

正宗八年甲辰八月王世子丹禮成上受百官賀節學儒生進賀箋命成造于庭隨閣臣後成班行禮凡數百人

館學進箋儒生之八庭行禮始此越七日 上命大司成閔
鍾顯率居齋儒生入侍于春塘臺揭 御題命與奎章閣抄
啓文臣一體應製既而引諸生于前宣以法醞珍饌使各醉
飽工奏樂以飾喜諸生皆臨舞拜謝既納卷 上以御筆親
考擢柳師模爲第一唱名於臺上召師模諭以嘉獎之意
命銓曹調初仕遂爲寢郎餘各施賞有差明日鍾顯率諸生
詣 闕進箋稱謝○九年乙巳二月大司成閔鍾顯進太學
志箋曰嘉義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臣閔鍾顯伏奉 教旨
撰太學志已訖謹繕寫投進臣鍾顯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
言伏以設爲庠序學校制治之術斯存備載物采儀章紀事

之體宜謹爰蒐掌故之逸漏庸備首善之章程竊惟成均館
造士之方可徵 列聖朝敷文之化尊聖重師之禮猗歟三
代規模養賢策髦之儀燦然一王典則蓋培植元氣四百年
于茲而作成人材幾千輩以訖速我 聖明之光御益懋先
憲之遺追引儒開集春之門頻試庭對貢士講紫陽之議屢
發筵詢凡係風化導率之源靡不用極至如儀文軌度之末
亦罔或遺顧百職有志事之書况一館爲明倫之表學令成
典不過掇拾乎見聞良法美條尚欠該括夫首尾雖教育成
就之實不在文爲若因革損益之宜合庸書識肆惟親承
聖諭乃敢追補闕文首揭廟宮祀嘗道德爲教化之本下附

郡學書院鄉黨自邦國而推惟其禮樂功化之不彰難一二數所以次第節目之摠叙凡十四編賢關之模範始成若待今日聖人之制作具著益闡前休恭惟 主上殿下以經天緯地之文任繼往開來之責寶錄新纂徽規載闡於遵先閣志初頒文教蔚興於作士故當曠典之畢舉仍命學規之續修伏念臣適忝師儒猥掌撰次綱分目列悉仰資於睿裁識寡才疎顧何力於裒輯纔訖工於鉛槧真垂覽於燕閒修道無古今之殊直係乎上立教有本末之序當務其先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撰太學志十四卷奉箋隨進以聞上之九年二月日官職姓名謹上箋○凡館中有特恩及賜予軌

奉箋稱謝其有賀箋則自 肅宗九年癸亥始自是逢國大慶皆用此例

儒罰

光海時金瑋等削鄭仁弘于儒籍時仁弘詆斥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不合從祀太學生遂削其名於青襟錄光海大怒命首唱儒生削籍禁錮諸生皆捲堂而去吏曹判書李廷龜詣闕陳啓光海為寢其命後文正公宋時烈論此曰太學生之削鄭仁弘也光海大怒然不加之罪及李偉卿倡凶疎四館停舉而光海不得強解蓋自 列聖朝培養士氣故雖在昏朝不能力制矣○太學儒罰有墨削鳴鼓永削付黃

承損徒永黜齋等名曰寄齋則稱曰食損唯永刊及停舉罰
儒生不敢私用

教化

三代以後學校政廢人君之知崇重斯文者唯漢之武帝明
帝北魏之孝文唐之太宗數君而已然皆徇名而遺實舍本
而趨末制度雖有可觀謂之教化則未也猗歟我朝尊尚
儒術定鼎之初修明先聖王之制教胄造士及世祖首
九經之齋成廟闢集春之門文風丕振至化彬蔚中宗
已卯之治仁賢彙征禮樂可興明宣之際真儒繼作正道
以弘仁祖有敬修道心之教孝廟以明天理正人心爲

已任 肅宗 英宗壽考作人重熙累洽以逮 當宁正紹

列聖之心法遵屢朝之典章所以敷文教而振士風者雖豐
芑棫樸之著於詩者何以加焉蓋上下數千年論帝王之出
治純乎儒術而不雜以功利未有如我朝之盛而師道寔
在於上焉於乎休哉是其一出於躬行心得之餘而卓然爲
教化之本原豈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非歟

崇報

明宗九年甲寅 上以鄭夢周道德忠節不讓安裕 命卽
其生長之地創建書院扁額書丹奴婢田結一依紹修書院

例頒降 肅宗十三年丁卯 命聖廟從享諸賢子孫並錄
用俾世襲冠冕以爲之式 英宗九年癸丑遣近臣致祭于
文純公李滉陶山書院令本道畫進書院及故宅 正宗丙
申命追配先正臣宋時烈于 孝宗大王廟庭三年己亥
御製時烈神道碑銘且以 御筆書其碑面以下○六年壬
寅 上下教曰狄矣關西距京復越尚無恠乎土俗之貿貿
至若湖西海西皆是先正俎豆之鄉也杖屨之所也不幸近
日承訛襲訛因疑傳疑未見有衛正斥邪之效職由予忝位
君師教未下孚之致豈道內一二人士之罪也予方反省歎
歎倘使先正在世世道胡至於此此時曠世之感尤不容已

西原華陽書院海州石潭書院遣閣臣致祭西原則獨享宋
文正而海州則趙文正李文純成文簡金文元宋文正五先
正與文成配食云祭文各當親撰以下矣適值歲首宣此十
行予意竊以爲目下要務莫大於是故也遂降 御製遣閣
臣致祭于紹賢書院其祭朱文公文曰紫陽應期篤生于庚
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雷開萬戶潮吞百川吾道大明星日長
懸啓牖後學暨我東土人誦周程國化邇魯祠于石潭六賢
配食如水于地不限疆域瞻彼神州河清杳邈洋洋尊靈於
我無斃閣臣將命敬薦苾芬頌言顧享垂佑斯文○祭文正
公趙光祖文曰越我靜菴關閩正脉純剛之德兼善之學耻

比管樂期挽唐虞既長烏臺男女分途皇王大治顧眄指揮
竹樹賦鵬奈此萋菲屈少伸大百世惟宗在處股享匪直覺
宮吾道日孤曠感彌深遙葳洞酌式表微忱○祭文純公李
滉文曰我朝名儒多出嶠南公唯集成大任是擔文章經術
咸推宗師龍德莫施鳳舉不遲講道陶山戶港洙泗羽翼文
成有德不孤出處何常惟義之就生同山斗沒併俎豆嶺祠
致酌餘懷起想乃睠西顧一體禋饗○祭文成公李珣文曰
仰止高山逶迤九曲居因武夷院起白鹿遺化在人絃誦比
屋豈料亨炷乃反黨賊染我一方幾底淪胥自愧不教何咎
于渠緬憶高風出日瞰若如公在者人豈冥墮展也君子九

原難作親製數行罄我悃悞○祭文簡公成渾文曰允矣牛
翁氣鍾坡岳家庭服訓麗澤薰德羽儀于朝左右 聖祖齊
手推車朝暮三五事與心違各返初服溪潭迥接講討相續
想像惠好如蘭如芝恨不同時以賓以師予酒孔旨予牲孔
碩齋誠侔官尚冀歆格○祭文元公金長生文曰葳蕤緇緇衣
在笥之中云誰之思文元金公黃岡之嗣慎齋之福尤翁賢
師石潭高弟蹟公繼開其施也普淵乎學源沛然教雨禮析
絲毫道挈要領窳居講討脚踏真境于何得來警我頑俗敬
辦清香庸替玉帛

造士

中宗十三年戊寅 上視學與諸生講論經義日昃而罷
教曰學校風化之原人才之府庫爲國之道莫重於此故豐
其餼廩以厚養育明其訓迪以隆德業二者不可闕一予今
竭誠圖治忘寢與食夙夜一念未嘗不在學校茲於視學之
後令有司賜以寺社田一百結減獲八十口以資廩養之助
惟爾師生勉思自盡期有作興之效時趙光祖奏言今之儒
者各自奮勵士習雖不至放蕩而師道則絕矣國家雖設學
宮而任教誨之責者豈能如宋之胡瑗孫明復哉須擇其合
於人師者置之學宮凡振作激勵之方躬行以導之則下必
有興起者矣聞 祖宗朝不由科舉以進而亦有爲學宮者

今若行此則庶其有效矣 上然之○英宗八年壬子 上
親書尊聖廟正士習務誠實九大字 命承旨中使宣諭太
學賜以法膳 教曰諸生誠能滌舊染勵身以有濟濟之美
則豈非邦家之幸咨爾大司成體久任勸獎之意勗哉翌日
大司成徐宗玉率諸生進箋以謝 上教曰孟子云有爲者
亦若是何必待夔而後教胥子乎爾須體 列聖朝培養之
意莫忽寡躬之否德孜孜勤勤師夔而勗焉○十七年辛酉
召太學生于廣達門外賜饌饋酒遵 肅廟故事也○二十
五年己巳 御製勸學綸音曰以孔子之聖自謂好學吁嗟
今之章甫誦聖賢之言而其不好學抑獨何心自暴自棄投

鏡於塵埋珠於沙視學問若楚越吁嗟多士何不學而師之
乎子曰成於樂今樂學雖不可考挑燈朗讀此亦樂也仍令
揭板于明倫堂○正宗七年癸卯 上賜慶尚道暗行御史
沈基泰書曰本道素稱人才府庫出而爲國家之棟樑處而
爲士林之標準追詎百年以前彬彬可數而近何其寥寥也
夫豈十室之必有而一方之全無耶盖有之矣而不知不聞
也予雖否德每懷立賢無方之意苟知其賢豈以踈遠而不
之用乎每於繡衣之行輒下搜訪之旨而及其歸奏皆無所
舉此亦予誠意未孚之致良用歉歎今番則各別採探或行
誼純篤或經學通明或文章拔萃或武力出倫者勿論地處

之如何一一登聞以爲次第試用之地噫儒先雖邈絃誦不
衰蘊櫝待價豈無其人尚志遯跡尤爲可尚予方切翹行之
念爾須著意奉行毋使此言復歸於無實又 教曰卓行高
節朝家輒加旌褒者非但爲其人也所以樹風聲敦教化也
本道人物稟性純質從古以來孝烈忠節多有絕異之蹟至
於義狗義牛之塚尚爲行路之歎羨其亦風氣之使然也近
因繡啓道啓頗舉廢獎之典而其中豈無當聞而不聞宜廢
而未廢者或公議已發而見格於管邑或地處甚微而不登
於呈狀者並須採探論列以聞

關異

世宗十九年丁巳太學生等上疏請斬僧行乎時行乎重創興天寺大聚僧徒新受度牒者一歲之內幾至數萬儒生等疏請誅之○疏曰我太祖大王慮浮屠之害嚴立僧徒之禁太宗大王灼知其弊減草寺社十存一二土田臧獲俾充軍需山陵之衛亦不建寺所以斥異端回世道之慮嗚呼至哉及我殿下先廢內願堂仍減宗門且令僧徒禁入城市年少之輩勿令剃髮於是僧徒斂跡縮首不敢恣行臣等咸仰吾道之日昇豈意異端之復興乎今者行乎住止興天欲以其道移易風俗民之敬服無異懶翁雖以宗親貴戚躬詣桑門恭行弟子之禮臣等每見之扼腕腐心願殿下

邪勿疑除惡務本下令攸司斷行乎之頭以絕邪妄之根成宗朝巫稱內旨禱祀于泮水內諸生皆憤疾然畏譴莫有言者太學生安彭命獨奮然逐之上又嘗召太學生李穆及館官齋生賜宴于前殿上謁文宣王廟歸而不豫大妃憂之命宮人祈禳於泮水之碧松亭穆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上聞之推枕蹶然而起曰予嘗恨不能培養士氣今聞太學生能如此予病若瘳遂命知館事以下率諸生入賜宴于勤政殿賜胡椒一斗穆慷慨好言論嘗上疏斥領議政尹弼商之勸上崇佛目以奸鬼上怒問穆曰何以斥吾相為鬼穆對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為鬼上不深罪

由是直聲益振○肅宗二十六年庚寅增廣舉子對策有引
用佛語者又有引釋說者臺臣啓請拔榜 上從之○英宗
三十九年癸未同知館事黃仁儉啓曰臣得見學製優等詩
謄傳者則有詩書闕里促芻狗之句事甚驚駭以老莊語出
試題實有 先朝禁令而此則出於馬史然老子事也其在
士習慮世道之道不可無警矣 命罷學教授職

餼廩

昔有虞氏之學曰米廩取其孝養之意而已初未嘗廩之以
祿也蓋三代之士重道輕食固無待乎其外及至後世不爲
之廩焉其何以勸士洪惟我 朝崇學育才自立國之初置

養賢之庫以廩章甫其日供之豐歲入之贍視諸卿大夫之
俸無不及焉既又錫土田臧獲以增益之疾病死喪爲之醫
藥而賜祿之或頒以書籍或賜以器用往往有法醞珍饌之
宣焉雖古秘府之富瀛館之侈何以加此夫士有羽儀明庭
翱翔榮塗者蒙被君父之殊錫向以爲不世之遇非常之寵
况以布韋疎遠之蹤而 恩渥之厚賜賚之蕃至於如此豈
不誠儒者之至榮哉語曰周之士也貴養之士也賤此言國
家所以待之使貴賤也噫東國之士其貴矣乎厥或不體
我 聖朝禮待惠養之盛徒舖啜焉者將有愧乎斯編

供給

成宗元年庚寅成均生員權子厚等上疏言國家別設一司於成均各以養賢頃因汰冗並於豐儲倉請遵先憲修闕典經國大典成均館定月令醫一員治療諸生之有疾者續大典居齋儒生如有疾病自兩醫司送醫診視藥物自本館題給○儒生朝夕供饋之外每月一六日設大別味三八日設小別味正朔上元三日端午初伏流頭七夕九日冬至皆有別供每年給酒米十九石又自五月望前至七月望前頒米于養賢庫歲以為常每月朔日取焚香到記以紙一百卷筆二百枝墨一百笏從員數分給節製及別科時又分給試紙肅宗二十三年丁丑大司成朴泰淳啓本館供士之米戶曹

逐朔劃送又自丁卯年以連山藍浦二百石直納養賢庫自是十餘年間無遺乏之患而卽今餘存只有四十石前頭無支用之勢請加得米一百三十餘石 上教以養士之需令該曹叅酌加給而該庫官以不能節省論罪 英宗八年壬子右議政趙文命啓灾減之後各司形勢莫不窘急而其最急者成均館也卽今守齋儒生多至百餘人將不免闕供以至責出於曲僕非但有歉於朝家待士之道事體亦甚苟艱灾減之代恐難推移以給左叅資金在魯以賑聽無儲蓄難於給代為言 上曰儒生數多在朝家培養之道尤宜優待頃聞近來士習比前頗勝宜培植成就供饋之節豈使有關

太學是根本之地國家盛衰實係於此不可不另加培養賑
廳事勢予豈不知而灾減代之當給者莫先於太學其令賑
廳推移計給俾無闕供之患大司成徐宗玉又言戶曹所劃
給以儒生數多或至二百餘員將未免匱乏請分付該曹取
見到記以明年應劃米預下 上教曰既責士子之不居館
今又居館而不養之可乎 命以惠廳米四百石劃送戶曹
使之計給○養賢庫掌供成均館儒生米豆別置官以館官
兼之凡供饋之需報戶曹受來

賜予

樽鍾 世宗二十九年丁卯賜樽鍾于太學初 太宗在潛

邸時嘗遊泮宮泮宮舊有青畫鍾諸生所用也 太宗甚愛
之及即位 命本館匣而藏之屢賜酒食由此爲館中所寶
而年久殘缺至是兼大司成鄭麟趾奏其事 上聞之即賜
內府白樽二雙白鍾畫鍾各一雙又賜酒于太學及四學學
官率諸生謝 恩右議政河演與卿士會明倫堂課諸生仍
設賜器宴賦詩以頌之〔書籍〕孝宗十年己亥賜太學書籍仍
命政院自今凡頒賜書冊每送一件于太學從祭酒宋浚吉
言也〔土田〕太宗七年丁亥賜學萬畝于成均館以供棗盛
英宗十七年庚申領議政金在魯啓因大司成沈聖希疏金
浦等邑 祖宗朝賜與田土請還爲免稅矣近來太學凋弊

日甚頃年定式之後諸軍門各宮房之還為免稅處亦多况
 祖宗朝特賜賢關之田土乎昔在麗末先正臣安裕以太學
 凋弊請建三品以上出銀七品以下出布有差且以自已許
 多奴婢盡納太學即今典僕皆其奴婢之後也先輩軫念學
 官至此今雖不能為如許事會前特賜之地恐不宜斬其免
 稅 上可之（臧獲）太宗七年丁亥賜奴婢三百口于太學復
 其戶以供灑掃之役 世宗九年丁未 上聞侍女中有成
 均館婢子而高麗時安裕所納 教曰古人納之予反奪之
 乎立 命還于本館（物膳）明宗十四年己未 上賜米一百
 斛胡椒五斛于太學 孝宗六年乙未 命造二銀盃遣中

使賜太學官醞於館官及諸儒仍下手札曰庸續舊典特賜
 銀盃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也欲其和也惟爾師生用
 彰厥義式敬勿替 英宗十八年壬戌引見太學儒生賜御
 製御筆仍賜香醞及魚肉○二十六年庚午 命均役廳歲
 賜錢二千兩綿布九百餘疋于本館本館有魚鹽稅及奴婢
 貢布蓋 列朝所賜也至是朝家設均役廳管諸道魚鹽又
 減奴婢身貢故有是賜

選舉

○公薦 ○親臨試士 ○殿講 ○館試 ○到記 ○御製
 ○陞補 ○大輪次 ○通讀 ○合製 ○應製等科規

并詳見
太學志

是編記洋宮試士之制而首揭旌招之盛典見崇儒重道為

我朝家法終又謹附 當宁^正 御極初 綸音欲士之明乎
內外賓主之分以對揚聖意也夫君臣大義根於性而不
可解極乎天而無所逃本朝九重世祿雖委巷之士亦莫非
簪纓喬木之遺也卽毋論片善寸長之思效於時者雖有明
體適用之學經邦需世之才向非以科舉進則無以自達于
朝所以儒先名碩皆由是塗以自結君臣之義太上行道其
次建事最下者又皆虔恭率職以伸其分若是者豈可以科
目少之哉惟於其間往往以溫飽之念托進取之塗一朝決
科惟得失是惠而視倫常義理猶弁髦遂使世道人心盡壞
而無餘是蓋一念之發有公私義利之分而未流之弊至此

嗚乎世之欲出身事君者蓋亦知所擇歟蓋觀乎 聖朝得
人任賢固有在於科目之外而所以惓惓於原本草弊見諸
絲綸者又如此曠斯可以淑世教而正士趨矣彼徒以聲韻
帖誦之末謂國家選舉之政在是者不亦遠乎

旌招

宣祖六年癸酉從儒臣李珥言 命以未出身人通臺職遂
以前佐郎成渾爲持平初 明宗七年壬子 命諸道觀察
使薦遺逸之士以成守琛趙昱成悌元曹植李希顏應命
上命直叙六品職時稱得人最盛 仁祖反正收召林下之
士遂以金長生爲掌令又命金集張顯光朴知誠等超授六

品官使駕轎上來置國子司業以長生知誠顯光處之且開
講學廳 命兼帶元子輔養官其至也迎之致敬祿俸之外
廩人繼粟其退也令長吏歲時存問在野之士無或遺焉沒
則不惟弔賻官庀其葬訪其子侄門生而用之及末年丹
孝廟爲 王世子以金尚憲爲左議政尚憲上劄請博選方
正篤學之士不拘科目別立官號以輔諸君 上令廟堂覈
奏廟堂請倣宋朝故事堂上以上稱贊善通訓以上稱翊善
叅下稱咨議 上從之翊善改進善 孝宗大王新卽位前
承旨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咨議權認前師傅李惟
泰等承召入朝 上命廩肉時烈惟泰老母令該道給藥物米

肉特拜金集爲禮曹叅判銓曹言古例非文官不得除禮官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豈拘常規一歲中超至吏曹判書升判
中樞而卒 正宗元年丁酉 上諭戶曹叅議金亮行曰予
以爾爲宿德重望詢于大臣特擢通政階仍授戶曹叅議是
豈予縻爾以官爵有若循資推遷但事虛禮者然乎予意誠
而欲致朝端共論治道爾其思之方今國事板蕩世道泮淩
苟欲有意於爲治捨此山林之士而奚以哉前此爾疏之批
罄予側席之望而遐心莫挽異辭愈固是予誠意之未孚也
反省慚慙無以爲喻然爾若念予虛行之心亦豈忍一味邁
邁徒守東岡之志乎况今定國是而鎮世道輔予不穀求我

集賢錄卷之二
四十一
邦家之責深有望於如爾等在旌招之列者尤豈以咫尺之
守不思濟安之責乎爾須亟回初心幡然登途用副至望弘
濟時艱 二年戊戌諭掌令金鍾厚曰朱子曰人君不以崇
高富貴爲貴而以尊賢崇儒爲重苟使世之人君誠心下士
必欲招致則野豈有遺賢而每患徒事虛文不以誠意士之
獨善高尚不肯出而爲仕者固宜矣予嘗反復斯義讀史至
此等處不覺掩卷而太息噫予之心欲致爾者雖不以誠意
自居亦不欲虛文對爾也于今三載遐心莫挽予於是益愧
夫誠意之猶有未盡爾以喬木之家窮經力行徒欲自善則
已如欲致治於斯世奈獨不念時事之艱難綱紀之頽泯若

見溺而不援乎每於前席悉以心腹言于爾弟亦已屢矣此
皆予側席之苦心是豈文字所能形容其萬一者哉聞爾將
老西行路過城闈云懸想益切不啻飢渴古人有身不仕於
朝而或值車駕之過出而見之况咫尺終南脩門八望雖以
爾出處大義言之庶無歉然須臾至意其可登對否茲以數
行用替冀帛望即幡然俾免虛徐 八年甲辰飭廟堂選部
抄選儒士 上教曰不有賢士能爲國乎士也者有國元氣
上之人培養如嘉木扶護如稗苗惟恐其或傷然後庶可以
責楨榦之成效矣古人有言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士
之貴也賤也直係人君貴之賤之而近予頻接泮儒旬試月

講豈欲較挈於口讀程式之間也噫鍾不自響叩之則應
士亦奚能自達於朝也政須鼓舞振作之功焉予之所以倦
倦於培養扶護樂不知疲者此應舉之士猶然况在野之士
乎我國家敦尚儒術 列聖相承得賢共理彬郁之化莞然
可觀此豈非予寡人監法而遵行者乎噫世道澆漓治象泮
澠須得來林下宿德之士坐鎮雅俗矜式朝端庶不至於浩
無涯津而因予緇衣之好不及古人白駒之繫不在空谷弓
程玉帛儀不及物是豈舉一世真無其人而然哉側席中夜
自視歛然况今元良歧嶷知思日開左右教迪不宜疎緩考
之國朝典禮元子輔養廳有僚屬之官多以草野之人充擬

儒賢抄選豈非當務之急廟堂選部之臣體予至意旁求喬
木之喬博訪草野之彥薦進予當以禮致之卿等念之哉

事實

苟有事矣必志之有實矣必文之惟我 列朝政先太學尊
聖崇道之旨煥乎日星炳若丹青庸敢弁於是編以重謨訓
而垂久遠至若賚禮義之感則呈華播詠述輪奐之美則詞
臣揮毫斯亦文明故事昇平盛蹟惟恐其略豈嫌其繁國朝
四百年人文丕闡鴻儒碩士磊落相望論學者必本於庠序
言治者必原於教育師於古而不泥於俗皆可以見於施措
則此論著所以不可廢也况自唐虞以來有國卽有學規模

節目布在方冊雖興替得失之不同而以見理義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也於是迺具載歷代學政暨報祀之制以見我祖宗所以悉酌損益作為典章之意其或有未遑修明者亦將因是而有攷焉

御製

世祖大王泮宮易齋詩序曰予本不慣於詩而熟聞詩言志也志者心之所之之者發之所歸歸之所者既形則發之原者可知所貴乎詩者吟詠目得於優遊之際韻協於口義蟄於心德就於身功成於國無非詩之教也故著泮宮易齋一篇五章詩曰無始無極寂無為有始有極繁有則武定文治

先禮讓民變時雍宗盤石栢枝參參蔭修景青衿踈踈遂齋愁終守不求憂亦求真契無憂無所求無求必有濟世志志崇心卑業當廣今日略示治世語信守常持不汝廷大聖昭格降遐福眎予祇承荷天祿無怠無荒恒惕若庶我君臣長保吉運流千載明良眾親與諸臣分定訣鼓鍾聲播泮宮裡子子孫孫敷時繹 肅宗大王幸成均館謁先聖詩曰車駕凌晨動敬恭謁廟堂衣冠分在位衿佩引成行萬世尊吾道千秋仰素王恍如瞻拜處親炙聖謨彰又 御製五聖詩曰至德乾坤配隆功萬古垂大哉惟孔聖百世帝王師右文宣王一能知十天姿近聖人潛心四勿訓萬世同歸仁右復一貫聖公

傳吾道省身倍做工魯哉曾氏學展也得其宗右宗道學貫

天人聖門傳嫡派中庸一部書萬古垂明戒右述關邪拒墨

楊過欲擴天理教炳七篇中功高夏禹氏右亞又御製啓

聖祠詩曰卜基新建祠思樂泮宮裏日永方趨功體成正在

通豈徒遵漢模良欲奉明旨從此可論全春秋同祭祀又

御製宋朝六賢陞配大成殿詩曰洙泗正派道統傳莫云親

炙有殊焉今也順成躋配禮士林相忭慶同然○御製命館

學到記儒生等會于賓廳製進王若曰逸者萬惡之根無

逸者萬善之本歷觀前代之興廢未嘗不由於勤逸可不慎

歟上古聖帝明王能所其無逸而歷年長久者後世人主其

不能而亂亡者皆可歷指而詳言歟虞舜大聖也而伯益戒

其逸樂周成明辟也而周公訓以無逸何歟漢光武之不任

三公躬親簿書隋文帝之引坐論事衛士傳餐唐太宗之每

思治道深夜方寢亦可以無逸言之歟予以否德叨承丕基

于今一紀有餘矣非不欲宵旰憂勤孜孜勵政以爲長治久

安之術而歲月流邁食效愈邈庶事之玩愒百隸之怠肆咎

徵之頻仍邦運之艱危民志之偷惰日甚一日無復可爲徒

有憂勤之名而未見憂勤之實茲或時值衰亂非係於人事

之得失歟抑予所以嚴恭寅畏者或未得其方而然歟何以

則能轉逸而爲勤易危而復安世道丕變至治馨香以臻祈

天永命之休歟士大夫居首善之地講聖賢之書積有年矣
必有所涇渭乎中者其各悉著于篇毋有隱諱予將親覽焉
正宗大王 御製宣諭太學生文曰今予三條手書于下本
館三條各三字一尊聖廟一正士習一務誠實只下九字諸
生未易曉條列其目于左仍賜物膳以示眷士之意咨爾大
司成仰 列聖培耆賢關之盛意體寡躬又任勸獎之微意
曉諭章甫勗哉無替尊聖廟太學之設自古有之世代寢久
三代學校之政雖未能見而太學之名古今美異况入我朝
以來 列聖相承崇文重儒學校之政燦然東宮以貳極之
重齒于泮宮自 英廟始此乃三代元子入學之意豈不盛

歟世道日下人心不古一自時象之後其所傾軋朝官始於
廷青衿始於學自好之人謹勅之士相視爲戒視朝廷若機
穽顧賢闕如畏懼噫時象之弊乃朝士務勝之致何朝廷賢
關之咎哉見朝廷猶有利祿之所係家庭亦有熟習之所致
瞻彼泮宮聖廟在前明倫在後若孔孟之在前如程朱之在
後肅然惕然涵養本性宜頓忘于熟習此正滌其舊染勵心
修身之所而思不及此趨趨難進此自謂自好而實非自好
自謂謹勅而實非謹勅乃反輕聖廟也豈不慨哉且爲父兄
者不戒時象反戒守齋是不悟本末之故矣尤可惜也前後
申飭蓋由於此而今聞諸生稍異於前日云心竊嘉之噫其

機易過過此機更待何時噫予雖涼德諸生之乃祖乃父卽
世祿之臣亦培養中士仰體 祖宗養士之盛意乘時而濟
濟使元氣之會無若前焉正士習諸生雖悛舊習敬守聖廟
裏習已久表悛屬耳雖表裡悛改心若猿意如馬毫髮間其
謬千里况只飭其外者乎可不戒哉故以正士習爲尊聖廟
次噫難制者心以程子之大賢偶觀獵而萌少時心况後儒
且時象務勝之習豈比一時之觀獵乎顧諸生其勗哉其勉
哉務誠實學問之道無他誠敬卽徹上徹下成始成終者也
况世道不古時象轉甚之後朝廷之上各自爲是而不過好
勝實非誠也章甫之間亦自爲是而此亦好勝實非誠也雖

曰正心此心未砮其根盤居百弊俱生此予所以以務誠實
爲正士習之次者矣噫誠之一字非予臆說聖訓炳炳其可
忽哉願諸生務實祛務勝使鄉外傾軋之繁文不能魯於賢
關其自重一尊聖使八路鄉風趨向於泮宮則豈徒邦國之
幸寔聖廟之幸其勉哉其勗哉噫以予否才涼德自夫東儲
與諸生齒讓于學居君師之位者于今八載而德未能化賢
闕教未能感多士使三百年 朝宗培養賢關以至于此慨
歎之心夙宵奚弛今因此會實論心曲惟賴多士莫曰言教
雖否德由哀曲賢關濟濟士習遂正予於他日有歸拜 列
聖之顏諸生其有歸見乃祖乃父之面須體須體故茲諭示

其宜知悉○御製勸學文曰夫學者爲聖爲賢之本雖上知之資非學問而何況中人以下尤非學問而何故聖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三代之時文質彬彬漢之光武中興之後其令諸將讀書自曰我自樂此不爲疲唐之太宗登十八學士大興文學昔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後之人以此語謂之抑揚而予意亦若此矣暮年靜思子夏之言非曰不學也細究其意一曰字有力蓋世人雖皆曰未學予則曰學卽其若未學何以致此之意也予之所思雖不自信孝於親本於學忠於君本於學悌於長本於學不然舜何以命契爲司徒教之以人倫乎噫舜感時豈有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弊而猶有此訓况末世乎噫彞倫日斲風俗日下之時其所勸獎非學而何目今浮囂之習蹂躪之風若問揅獎亦其學也於明經之士譏以口讀於製述之人譏以剽竊信乎其言爲己乎爲人乎以此之故尋摘之類徒尚文詞故莫見其效能誦之輩雖無實效而亦有可觀予於今審賢關果見其驗矣其孜孜讀書勤勤積工昔之爲二者今當爲一豈不美哉故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繪事後素京華士子以不讀書爲高致賢關之中亦無絃誦之聲

不然科規何爲以作會講亦何以設讀經覽史皆學也姿稟雖美非學則渝何爲而然公與理也私與慾也非學莫能辨故堯以四字授舜舜以十六字授禹丹書垂戒亦二十字也桀紂雖非下愚之姿而不能此道故爲桀紂太甲能知此道故有太甲三篇克終厥德同歸於聖楚莊之五霸漢武之悔萌雖由於氣質之英透亦由乎覽戒前史而然豈非學乎述編既云經書爲我之嚴師史記爲我之邇鑑噫誰知此道乎亦不能深愧乎自省編其若務實學而有實效於事親何有於事君何有於事長何有且勸今世其令讀者意亦深焉其若日日讀書孜孜勤學浮囂何暇萌乎此亦救時弊之一道

也且諸生今誦夙夜箴其所謂夫子在座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及復叅證之句其宜銘心噫非徒誦箴聖廟在前兩廡在庭豈不尊敬豈不尊敬明倫堂後尊經閣三字亦諸生起敬而興感處也靜聽我諭莫替我意御製御示寵賢關曰瞻彼太學經傳載焉列聖培養賢關爲先命修舊例意豈偶然面賜酒肴益宜勉旃○六年壬寅親策館學儒生王若曰一世之士必有一世之習觀乎士習之羨不羨可以論其世也唐虞凝績采采有常周王作人濟濟以寧則尚矣無論已絃誦之教鄒魯爲盛而斗筭鍾鼎不足與於三等儒服立門畢竟止於一人抑何故也聚談稷下

終流於迂恠者何歟獨譏綿蕤或許以大臣者何歟西漢之經術雖盛而胡至於分門立黨東京之名節可尚而不幾於居下訕上歟雕蟲是貴魏道以之陵夷玄鳳既興晉綱於焉大壞先儒之論誠有足徵者歟挾伎而通主第則糊名之法何足以防奸舉幡而訴闕下則留師之請果可以稱賢歟談理說性莫盛於有宋之世而高帽滿袖可以有得於伊川之道歟至若金章宗以華教變夷俗而一時之儒風可觀高皇帝尊朱氏爲功令而東林之講學最盛其人物言論氣味之詳皆可以歷言歟大抵士爲四民之首有百行之責養其身以有爲禮經垂訓助人君以明教化漢史有言士能尚名檢

而敦行誼崇禮讓而重廉防則其習美而俗爲之隆矣反是則其習壞而俗隨而污矣其有關於國家爲如何哉我朝專尚儒術崇獎士氣導迪之方靡不用極粵在盛時士知爲學人皆自重行已有耻相勸以善文采節義彬彬有可稱者奈何近年以來習尚漸卑居家則樂放縱而惡拘檢處世則棄靜拙而趨躁競元氣旣萎百弊斯興予爲是憂思欲丕變申論斯勤聽言愈邈彼鄉曲無知之徒姿行鄙瑣之習者固不足道而惜乎京華世臣家子弟亦皆因循謬習莫肯激勵科場雜亂之禁非不嚴也而借述挾丹未能改也賢關教養之意非不至矣而規避齋任亦猶前矣甚至殿庭對策尚有襲

套屢令召致假補在外士習至此良可寒心豈予所以教導
者未至而然歟抑舊習纏繞終莫可以自脫歟今欲一變其
習由今反古使儒風丕振俗化丕隆則其道何由士大夫亦
必有慨于中而講于素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尊華錄卷之二

